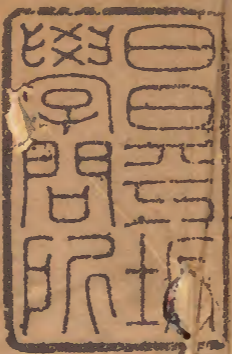


# 史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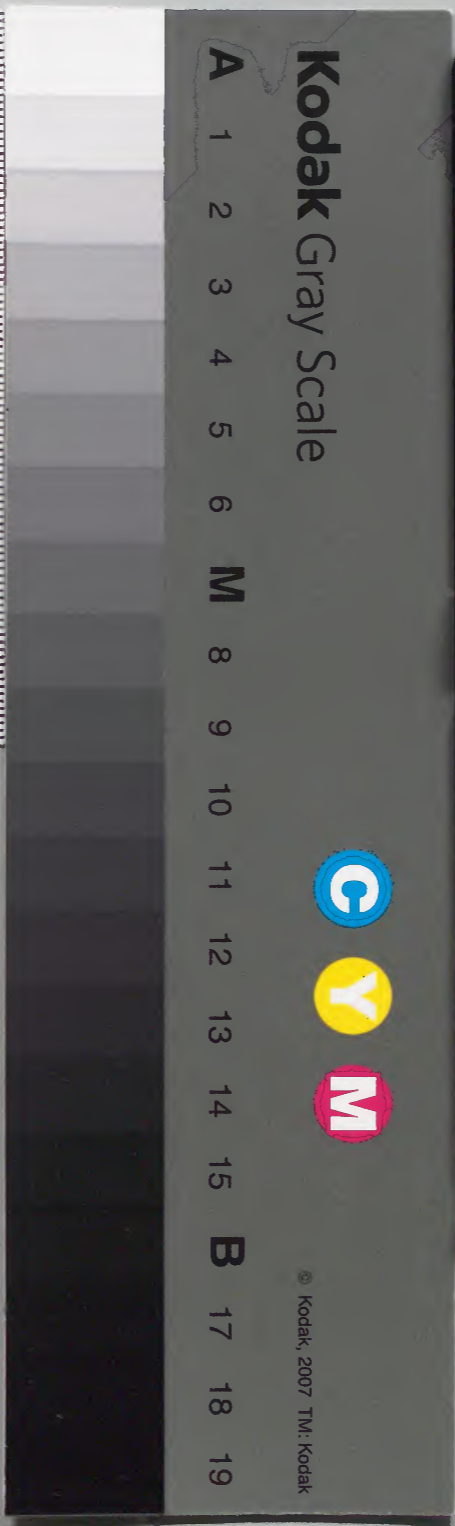
百五十一之二



漢書門			
一六〇	三	二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九〇	二	漢	
函	三		
一九	二	香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21	
冊數	160 ( 72 )		
函號	290	140	



史籍卷一百五十一

北齊書六

列傳

儒林

高祖生於邊疆長於戎馬因魏氏喪亂之餘屬余宋殘酷之  
暴政意欲廢禮樂同奔茲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及仗  
義建旌掃清區縣至乎一人播越九鼎潛移文武神帶顧盼  
斯在猶且援立宗支重安社稷豈非弱名教之地漸仁義之  
風與屬強場多虞戎車歲駕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  
之道形諸心慮魏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禮起逆高

淺草文庫

史籍卷一百五十一

北齊書六

列傳

儒林

高祖生於邊朔長於戎馬因魏氏喪亂之餘屬余朱殘酷之

舉文章咸禮樂同奔絃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及仗

義建旌掃清區縣至乎一人播越九鼎潛移文武神器顧盼

斯在猶且援立宗支重安社稷豈非踴名教之地漸仁義之

風與屬疆場多虞戎車歲駕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

之道形諸心慮魏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禮起逆高



淺草文庫

祖免其罪，置之賓館，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以趙郡李同軌繼之，竝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云：亡復徵中山張雕、虎石曜、渤海李鉉、刁柔等，爲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宮，頗自砥礪，自餘多驕恣傲狠，動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冰雕朽，迄用無成。夫帝子王孫，稟性驕逸，况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內有聲色之娛，外多犬馬之好，安能入則篤行，出則親賢，徒有師傅之資，終無琢磨之實。下之從化，如風靡草，是以世胄之門，罕聞強學。若使貴遊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

加以括羽，黼黻皇猷，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疑丞，皆賞勲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欲求官正國治，其可得乎？胄子以通經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遊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諸郡立學，置博士助教，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富豪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旣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多被州郡驅使，遊惰亦不檢治。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學生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尤異者，抽擢之。今取其通顯者，列于儒林云。

李鉉，字寶鼎，渤海人家，貧苦，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以鄉里

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侶，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門下五年，常稱高第。年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諸經義疏，用心精苦，曾三冬不就枕，每至睡時，假寐而已。至二十七，歸養二親，教授鄉里，生徒數百。燕趙間言經者，多出其門。以鄉里寡文籍，來遊京師，讀所未見書。州舉秀才，除太學博士。李同軌卒後，高祖令世宗妙簡碩學以教諸子。世宗薦之，徵詣晉陽。時中山石曜、北平陽絢、北海王晞、清河崔贍、廣平宋欽道及工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鉉以去聖久遠，文字乖謬，喟然有刊正之意。於教授之暇，遂覽說文倉雅，刪正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辨。天保初，詔鉉與

中尚書邢邵、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廢帝在東宮，顯祖詔鉉以經入授，甚見優禮。卒，特贈廷尉少卿，及還葬，遣王人將送，儒者榮之。

馮偉，字偉節，中山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見者肅然敬憚。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使星馳報之。縣令爲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畱之賓館，甚見禮重。將舉充秀才，固辭。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人事。郡守縣令親至其

此可晒

門歲時置羊酒辭不納門徒束修一毫不受耕而飯蠶而衣  
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以壽終  
邢峙字士峻河間人天保初舉孝廉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  
皇太子方正純厚有儒者之風厨宰進食有菜曰邪蒿峙命  
去之曰此菜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祖聞而嘉之賜被  
褥繚纊拜國子博士除清河太守有惠政謝病歸  
劉書字孔昭阜城人舉秀才不第乃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  
一首賦名六合自謂絕倫以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曰賦名  
六合已是大愚文又甚於六合四體又甚於文書不服以示  
邢邵邵曰君此賦正似疥騶馳伏而無斌媚書容止舒緩舉

此語有備

動不倫求秀才十年不得發憤撰高才不遇傳冀州刺史李  
與欲以畫應詔先告之畫曰公自為國舉才何勞相語河南  
王孝瑜聞畫名每見輒促席對飲後遇有密親至使且在齋  
坐畫徑去追謝要之終不返孝昭即位好直言畫聞之喜曰  
董仲舒可以出矣步詣晉陽上書言雖切直而非世要不見  
收乃編錄所上之書為帝道篇畫常夢貴人若吏部尚書補  
交州典俊令俄卒死後旬餘其家幼女鬼語聲似畫云我被  
用為典俊令得假暫來辭別云畫有石匏子新論余錄之于鈔然佳者少  
馬敬德河間人詣州求舉秀才秀才例取文士州將以其純  
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畧乃策問之所荅五條皆有文理

不得於生而得於死

舉送之。至京，得中第，請試經業，問十條，竝通。擢國子助教，遷博士。世祖爲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之，入爲侍講。後主旣不好學，敬德侍講甚疎。武平初，以師傅之恩，拜國子祭酒。卒，贈開府瀛州刺史。其後，侍書張景仁封王，趙彥深云：何容侍書封王，侍講無封爵？於是封敬德廣漢王子，元熙襲武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友，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有文學，可令教兒。於是，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之。元熙性，和厚，甚有名譽。皇太子親敬之。隋開皇中，爲秦王文學卒。張景仁，濟北人，幼孤貧，以學書爲業，遂工草隸。選補內書生，世宗引爲賓客，敕授太原王紹德書。除參軍。後主在東宮，世

祖選善書人，性行淳謹者，令侍書。景仁小心恭慎，後主愛之，呼爲博士。後主登祚，除通直散騎常侍，胡人何洪珍有寵於後主，欲通婚朝士，爲其兄子，取景仁息子瑜之子，表裏相援，恩遇日隆。景仁多病，遣徐之範治療，給藥物珍羞，中使問疾，相望於道，敕有司恒就宅送御食，車駕行幸，在道宿處，每送步障爲遮風寒。進開府儀同三司，文林館立，中人鄧長顒希旨，奏令總判館事。除侍中，封建安王，中書監，卒。贈齊濟等五州刺史。景仁出微寒，本無識見，一旦開府侍中封王，其妻姓奇，莫知氏族所出，音容庸鄙，旣爲王妃，與公主郡君同入朝，謁見者爲之慙悚。子瑜更無餘伎，以洪珍故，擢給事黃門侍

郎景仁性本卑謙、及用胡人巷伯之勢、坐致通顯、漸成驕傲、良馬輕裘、徒從擁冗、高門廣宇、當衢向術、諸子不思其本、自許貴遊、自蒼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

權會字正理、河間人、郡貢孝廉、策居上第、除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為館客、甚敬重之、暹欲薦會為諸王師、會不慕榮勢、固辭、徵修國史、性懦弱、似不能言、臨機荅難、酬報如嚮、貴遊子弟慕其德義、或就其宅、或宿鄰家、晝夜承閒、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雖明風角解玄象、至於私室、都不言及、學徒有請問者、輒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竝貴遊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亦不以此術教其子、曾令家人遠行、久而

不及、及還、垂將至、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講說、忽有旋風吹

雪入戶、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使人詣某處、追尋、果如其

與余同

語、每占筮、大小必中、但用爻辭象象、以辯吉凶、占卜之屬、都不經目、會本貧生、無僕隸、初任助教、乘驢上下、助教職事多、

非晚不歸、曾獨夜騎驢出東門、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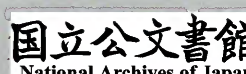
後、回動輕漂、有異、恒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怪之、遂誦

易經上篇一卷、未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墮驢迷悶、至明

始覺墮驢之處、去家數里、武平末、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

口不能言、遂卒、年七十六、會生平畏馬、果以此終、張雕虎北平人、以明經召入霸府、高祖令與諸子講讀、世祖

會墮驢又  
倒馬





卽位除通直散騎侍郎入授經書加國子祭酒胡人何洪珍與張景仁爲婚媾雕虎與景仁同宗自託於洪珍公私之事雕虎常爲指南穆提婆韓鳳與洪珍同侍幃幄知雕虎爲洪珍謀主甚惡之雕虎出於微賤致位大臣欲勵匪躬之節論議無所迴避數譏切寵要獻替帷扆上頗委以朝政雕虎以澄清爲已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雕虎不如邕若致君堯舜則邕不如我鳳等陰圖之會雕虎崔季舒等諫帝幸晉陽鳳因譖之臨誅帝令段孝言詰之雕虎曰臣起自諸生光寵隆洽今者之諫臣實首謀無所逃死願陛下珍愛金玉開發

神明數引賈誼之倫論說治道令聽覽之間無所擁蔽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歔歔流涕俯而就戮左右莫不憐之子德冲爲中書舍人其父之戮德冲在殿庭執事殞絕於地久之乃蘇與諸弟徙北邊石曜中山人爲黎陽郡守居官清儉兗州刺史斛律武都皇后之兄也性貪暴所過郡縣斂絹數千疋以遺之至黎陽令左右諷曜曜手持一縑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以外須出於民一毫不敢輒犯武都知曜純儒清素笑而不責終譙州刺史

文苑

夫玄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逃聽三古，彌綸百代，制禮作樂，騰實飛聲。若言之不文，行之豈能遠也。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至夫游夏，以文詞擅美，顏回則庶幾將聖。屈宋所以後塵，卿雲未能輟簡。於是辭人才子，波駭雲屬，振鷓鷩之羽儀，縱雕龍之符采。人謂得玄珠於赤水，策奔電於崑丘，開四照於春華，成萬寶於秋實。然文之所起，情發於中，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其有帝資懸解，天縱多能，摘黼黻於生知，問珪璋於先覺，譬卿雲之自成五色，猶儀鳳之冥會八音，斯固感英靈以特達，非勞心所能致也。

縱其情思底滯，關鍵不通，但伏膺無怠，鑽仰斯切，馳騫勝周旋益友，彊學廣其聞見，專心屏於涉求，畫績飾以丹青，雕琢成其器用，是以學而知之，猶足賢乎己也。謂石爲虎，射之洞開，精之至也。積歲解牛，砉然游刃，習之久也。自非渾沌無可鑿之姿，窮奇懷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習而不成者乎。齊自霸圖，云啓廣延，髦儁開四門以納之，舉八紘以掩之。鄴京之下，煙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邢子明，鉅鹿魏伯起，魏季明，范陽盧元明，祖孝徵，清河崔長孺，樂安孫彥舉，中山杜輔奇，北平陽子烈，竝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之列。天保中，李愔，陸邛，崔贍，陸元規，竝在中書參掌綸誥。其李廣，樊

遜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間杜臺卿劉逖魏騫亦參知詔敕自李愔以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涉軍國文翰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爲中書侍郎諸軍國文書及大詔誥俱德林之筆道衡諸人皆不預也後主雖溺於羣小然頗好詩賦因畫屏風敕通直郎蕭放及王孝式錄古名賢烈士及近代輕艷諸詩以充圖畫帝愛之復追齊州參軍蕭愨趙州參軍顏之推同入撰次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之推欲更廣其事祖珽輔政愛重之推託鄧長顓說後主屬意斯文珽奏立文林館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珽又

奏撰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雕虎中書監陽休之監撰珽奏通直散騎侍郎韋道孫陸乂等入館撰書并敕放愨之推等同入撰例復命特進崔季舒等續入待詔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前濟州長史李翥等竝入館待詔御覽成後撰錄之人亦有不得待詔付所司處分者凡此諸人文學膚淺附會親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畧盡其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輩論其才性入館諸賢強半不逮之也自邢子才以還或身終魏朝已入前史或名位旣重自有列傳或附其家世或名存後書輒畧而不載今綴序祖鴻勳等列於文苑

李德林  
入隋書是

焉。祖鴻勳，范陽人，爲州主簿。魏臨淮王彧薦鴻勳文學，除奉朝請。鴻勳不謝，彧喜曰：「吾得其人矣。」城陽王徽奏鴻勳爲司徒參軍，鴻勳至，徽曰：「吾聞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非爲謝恩。」轉廷尉正，去官歸鄉里。高祖徵至并州，作晉祠記，除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卒。官李廣，范陽人，爲侍御史，顯祖嗣霸業，命掌書記。天保初，欲以爲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廣嘗欲早朝，未明假寐，忽驚覺，謂其妻云：「吾向似睡，見一人出吾身中，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恍惚不樂，數日遇疾，積年不起，卒。

樊遜，字孝謙，猗氏人，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畝，少從學，其兄仲以造羶爲業，常優饒之，遜自責曰：「爲人弟，獨受安逸，能不愧於心乎？」欲同作業，母馮氏曰：「汝欲謹小行，忽上進耶？」遜遂專心典籍，與遼東李廣、渤海封孝琰爲僕射，崔暹客暹大會賓客，大司馬襄城王元旭在坐，言欲命府僚，暹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高，兼之佳行，可爲王參軍也。」旭目之曰：「豈能就耶？」曰：「家無蔭第，不敢當此。」梁州舉遜爲秀才，制詔問升中紀號，遜對曰：「臣聞巡嶽之禮，勒在虞書，省方之義，著於易象，往帝前王，匪唯一姓，封金刊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

史綱 卷一百五十一  
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風雨之災漢武奢淫有  
奉軍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劍賜  
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晉雖  
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蔣濟上言於前徒煩紙墨袁淮  
發論於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祀啓聖之期茲爲昌  
會然自水德不競函谷封塗天馬息歌苞茅絕貢我太祖收  
寶鷄之瑞握鳳皇之書體一德以匡朝屈三分而事主蕩此  
妖寇易如沃雪但昌旣受命發乃行誅雖太白出高中國宜  
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畧馬  
多冀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

吞巴蜀而歸嶠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迎風縱火芝艾共  
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傳牙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  
關好戰至如投鼠忌噐之說蓋是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  
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蓄銳須時裹糧待詔未若龍駕  
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  
金精食昴楚攻鉅鹿枉矢宵流况我威靈能無協贊但使彼  
之百姓一覩六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之  
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爲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  
功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死子陽尚在便欲按明堂之  
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慙往烈升中告禪臣用有疑又

問求才審官遜對曰臣聞雕虎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將收實用一毛不拔復何足取是以堯作虞賓遂全箕山之操周移商鼎不納孤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鍾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至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容相非毀肥遜之與賓王穉有優劣至於時非蹈海而曰蓋作秦民事異出關而言耻從衛亂雖星干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耿介之志自我太嶽之後克廣洪業禹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受天明命光華日月爰自納麓乃行禪受儀天地以設官象星辰而布職上應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

非奇士所以畫堂甲觀修德日新廟鼎歌鍾王勲歲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絕錢神之論昔百里相秦名存雀籙蕭張輔沛姓在河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與之爲治何欲不遂未必稽首天師方聞牧馬之術膝行山上始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自彊不息甲夜觀書支日通奏周昌桀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日含弘高懸王爵唯能是與管庫靡遺漁鹽畢錄無令桓譚非讖官止於郡丞趙壹負才位終於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真人去而復歸台星坼而還歛詩稱多士易載羣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又問釋道兩教遜對曰臣聞天道性命

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爲稱詣伯陽道德之論莊周  
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錄三  
尺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子喬得仙  
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無稽之談求之如係風學之如捕  
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  
歸樂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遐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  
不死江璧旣返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  
知劉向之信洪寶沒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比爲不相又末  
業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黑以爲燒劫  
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

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書  
棄家出家藥王燔軀波斯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克命寧有改  
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  
此而得容道風前墜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屈已濟民山鬼効  
靈海神率職湘中石鷺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烏愬和風而  
杓轉以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  
王迹維始眷言蓐幸且勞經畧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  
執玉於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周德上天  
錫珮實報禹功二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聞一  
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

又問刑罰寬猛，遂對曰：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  
 贊陰陽，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窮書，  
 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周  
 官三典，棄之若吹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  
 得酒而後消，東海孝婦，因災而方雪，詔書挂壁，有善而莫遵，  
 姦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  
 迷不尋其本，鍾繇王朗，追怨張蒼，祖訥梅陶，共尤文帝，便謂  
 化屍起偃，在復肉刑，致治興邦，無關周禮，伏惟陛下，昧爽坐  
 朝，畱心政術，明罰以糾諸侯，申恩以孩百姓，黃旗紫蓋，已絕  
 東南，白馬素車，將降軹道，若復峻典，淡文，臣實未悟，何則？人

天地俱稟陰陽，安則願存，擾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務先禮  
 樂，如有未從，刑書乃用，寬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韓，  
 而能長久，昔秦歸士會，晉盜來奔，舜舉臯陶，不仁自遠，但令  
 釋之定國，迭作理官，龔遂文翁，繼為郡守，科簡律令，一此憲  
 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昭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  
 獸含牙，倉鷹垂翅，楚王錢府，不復須封，漢獄冤囚，自然蒙理，  
 後服之徒，既承風而慕化，有截之內，皆蹈德而詠仁，號以成  
 庚，何難之有？尚書擢第，以遜為第一，詔令校定羣書，供皇太  
 子，遜與冀州秀才高乾、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共刊  
 定祕府書籍，時紕繆者多，遜議曰：按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



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讐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卽欲刊定必籍衆本太常卿邢邵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竝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得失秘書監尉瑋移尚書都坐凡得別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始無遺闕陸操伏渾卒楊愔使遂代已作書以告晉陽朝士令魏收潤色之收不能改一字八年減東西二省官更定選員不過三百參者二三千人楊愔言於衆曰後生清俊莫過盧思道文章成就莫過樊孝謙凡

案斷割莫過崔成之遂以思道長兼員外郎二人竝員外將軍天統元年加員外郎行遇轎車頰眉下泪指方相曰何日煩君一到數日卒荀士遜廣平人好學有思理世祖時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重曾有事入奏值世祖在庭因左右傳通傳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歡笑後主卽位遷中書侍郎號爲稱職齊滅年卒顏之推字介珉邪人祖見遠齊御史治書齊和帝暴崩見遠慟哭而絕父協遂不仕進梁湘東王繹引爲記室參軍協不得已應命之推博洽羣書復爲參軍好飲酒任縱不修邊幅

釋遣世子方諸鎮郢州以之推掌管記侯景陷郢州欲殺之  
行臺郎中王則救之獲免景平還江陵釋自立以之推為散  
騎侍郎後為周軍所破大將軍李顯重之送往弘農掌其兄  
平陽王慶遠書幹直力暴長之推具船經砥柱之險將妻  
子來奔顯祖悅以奉朝請內館侍從從至天池授中書舍  
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敕書示之之推于營外飲酒孝信以  
狀聞顯祖曰且停由是遂寢河清末除司徒錄事參軍之推  
有才辨工尺牘應對閑明大為祖珽所重遷通直散騎常侍  
領中書舍人帝有取索恆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  
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處

事勤敏號為稱職帝甚加恩遇為勲要所嫉欲害之崔季舒  
等入諫之推取急還不連署亦被喚入及勘無之推名方得  
免禍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急計無所之之推因宦者  
鄧長顓進奔陳之策募吳士千人以為左右取青徐路投陳  
國帝納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那肱等不願入陳云吳士難  
信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齊之地若不可保徐浮  
海南度以之推為平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為御史上  
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為學士甚見禮重尋卒有文三十三卷  
家訓二十篇行於世嘗撰觀我生賦其末有曰予一生而三  
化備荼苦而蓼辛嗟宇宙之遼曠愧無所以容身遠絕聖而

棄智妄鎖義以羈仁。舉世溺而欲拯。王道鬱以求申。既銜石以填海。終荷戟而入秦。向使潛於草茅之下。甘為畎畝之人。委朱紱而樂賤。辭白璧以安貧。堯舜不能榮其素樸。桀紂無以汙其清塵。此窮何由而至。茲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後。不嘆鳳而泣麟。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楚。不忘本也。之推集思魯為序。思魯荀仲舉。潁川人。仕梁。為南沙令。從蕭淵明於寒山。被執。長樂王尉粲甚禮之。與粲劇飲。齧粲指至骨。顯祖杖仲舉一百。或問其故。荅云。我那知許。正疑是塵尾耳。為義寧太守。塵尾亦豈口齧者

蕭愨。字祖仁。梁上黃侯曄之子。天保中入國。官太子洗馬。工於詩詠。曾秋夜賦詩。其兩句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為知音所賞。

循吏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為大丞相府屬。周文據雍州。高祖使華原入關說之。周文謂華原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明公叢爾關右。便自隔絕。華原銜旨相喻。明公不思改圖。轉禍為福。乃欲相脅。有死而已。周文始其亮正。乃使東還。高祖以華原久不返。每嘆息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封新城公。除兗州刺史。人懷感附。盜寇寢息。州

獄有繫囚千餘人，華原料簡輕重，隨事決遣。至年暮，唯有重罪數十人，華原悉遣歸家。期五日還獄，依期畢至。州境數有猛虎爲暴，自華原臨州，忽有六駁食之，咸以化感所致。卒贈司空。

宋世良，字元友，并族子也。爲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浮惰。魏孝莊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河州刺史梁景獻抱罕羌首，恃遠不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受其贈遺，爲送表賀。正世良竝奏科其罪。帝謂長孫永業曰：「宋郎中實有家風，甚可重也。」拜清河太守。陽平郡移捕劫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唯送

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明朗大服。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時人爲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民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齊天保初，大赦，郡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內櫓生桃樹，蓬蒿皆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訴訟，謂之神門。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攀援涕泣。有老人丁金剛曰：「金剛年九十，記三十五郡主府君善政，其清徹底，今失賢主人，何以濟。」爲東郡太守，卒贈信州刺史。弟世軌，天保初，拜廷尉少卿。洛州人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

徒黨千七百人，廷尉崔昂以之為反，數年不斷。世軌判為劫，唯殺魁首餘悉舍之。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稱寺中二絕。」及卒，諸繫囚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贈光州刺史，謚曰平族子欽道。中山太守好察細事，州府佐吏使人間者先酬錢，然後敢食。時稱嚴整，遷侍中，與楊愔同死，贈吏部尚書。孟業字敬業，鉅鹿人，定州刺史彭城王元韶神武之壻也。除業為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乎？」仁之入為中書令，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執業手曰：「我去，君失」

援恐不自保全，願君勉之。」業有一馬，瘦死，韶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厚相償，業固辭。韶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為典籤，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患無方便耳。今喚酬值，恐損聲名，仁之為西兗州，謂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士唯冇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後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績？」使劉西兗如此，欽歎。荅曰：「業唯自修，無他長也。」司州牧清河王岳召為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之，笑而不言。後謂業曰：「卿斷決之明，有過軀貌之用。」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麥一莖五穗，嘉禾一莖九穗。武平九年為大中大夫，加衛將軍卒。

崔伯謙字士遜博陵人為京畿司馬族弟暹當時寵要為伯謙舊寮非吉商未嘗造請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公田肥沃伯謙易之以給貧民鞭用熟皮為之示辱而已有朝貴過郡境問太守政治何如對曰府君恩化自古所無因誦民歌曰府君政莫之先退良田易皮鞭布威德人無冤客曰既稱恩化何復布威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及徵入百姓號泣遮道除南鉅鹿太守民有爭訟其貧弱者曰我自有白鬚公不慮不決拜銀青光祿大夫卒族子叔瓚性好直言其妻昭信皇后姊也文宣擢為魏尹丞屬蝗蟲為災帝以問叔瓚對曰案漢書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作厲當今外築

內興三臺故致此災帝大怒令左右毆之擢其髮以溷汁沃其頭曳以出廢頓久之為平陽太守卒贈本州刺史蘇瓊字珍之武強人父備魏衛尉少卿瓊幼時隨父謁東荆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之署為參軍文襄引為刑獄參軍并州有強盜參軍張龍推其事賊徒已拷服唯不獲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贓驗文襄語妄引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瓊至姦盜止息零陵縣人魏雙成在處與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瓊一問知賓非盜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

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答密遣私訪別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云但付府君鄰郡富家將財物寄界內以避盜繹幕縣富人成氏爲賊攻急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祇賊劉黑狗構結徒侶瓊所部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郡中舊賊百餘人瓊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卽知性清慎不發私書濟州沙門統道研資產巨富在郡出息常請郡縣爲徵及來謁瓊知其意每見談問玄理研無由啓口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遂焚券郡人趙穎爲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得新瓜一雙自來送瓊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剖人聞瓊受趙

飛燕赤通

穎餉瓜競貢新果至門知瓜猶在相顧而去有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瓊召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於心何如因下淚衆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求出後遂同任每年春總集大儒衛覬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郡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爲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儉而衷禮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兵賦次第竝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他郡遣人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絕食者千餘家瓊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以給饑者綱紀白瓊曰雖矜饑民恐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而活千室何所怨乎在郡六年民庶無一人

經州相訟政爲諸郡之最裴獻伯爲濟州刺史酷於用法瓊  
恩於養人房延祐爲樂陵郡過濟州獻伯問其外聲延祐云  
唯聞太守善刺史惡獻伯云得民譽者非至公延祐曰若爾  
黃霸龔遂君之罪人也有敕州舉清能獻伯竟以瓊應舉遷  
三公郎中前後告謀反者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曰  
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不放反逆昂慙  
京師爲之語曰斷决無疑蘇珍之賜爵安定男徐州行臺左  
丞行徐州事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司徵檢四  
鄰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瓊曰但  
且還寺得像自送汝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贓處所遣人收掩

悉獲實驗道俗嘆服遷大理卿齊亡仕周爲博陵太守  
路去病平陽人爲成安令京城有鄴臨漳成安三縣輦轂之  
下舊號難治重以政亂時艱綱維不立功臣內戚請屬百端  
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荅勢要之徒下至廝養莫不憚其風  
格亦不至嫌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治術去病爲稱首  
房豹翼之子也爲慕容紹宗主簿紹宗自云有水厄乃於戰  
艦中浴并自投於水翼以厭當之豹曰夫有命在天豈人所  
能爲公若實有災厄非禳辟所能却若其實無何禳之有今  
三軍之事在於明公唯應達命任理方乃乘船入水以厭災  
咎豈如岸上指麾以保萬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爲復爾



耳後紹宗竟遇溺遷樂陵太守風教修理郡瀕海水味鹹苦  
豹鑿井遂得甘泉豹罷歸後井味復鹹齊滅還鄉頻徵固辭  
終於家

酷吏

宋遊道廣平人爲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宋遊道  
魏孝莊卽位除左兵中軍尚書令臨淮王彧挾私譴責之遊  
道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瞋不謝王理卽日上書曰徐州刺  
史元孚表云僞梁廣發士卒圖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  
室重臣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路阻  
自防遂納羽林八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司

剛則不惡  
忠則不剛

令司馬子如奏駁尚書違失之兒子遣省事謝遠三日之  
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案孚  
下皆側目高隆之與左僕射便請放還進退爲身無憂國之  
等爲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  
日官府成何物官府將此爲射世隆已下百餘人竝皆聞見  
遊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間貴賤比自元顥入洛王不能  
襄聞其與隆之相抗謂楊愔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  
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冠冕百僚乃欲爲私害政爲臣  
之曰卿早逐我向并州以爲元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遊道  
子昇於獄餓死之棄屍路隅心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

人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臺郎後除司州中從事將還鄴，除御史中尉王道習參御史。幕下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收遊道，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神武自此公命所著，不可輒脫。文襄耶嘗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與少府覆檢主司盜截得鉅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歸家徑之府理事，卒謚曰貞。辭於紫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嚴酷，犯罪者皆欲致之極法。」吳懷畏慮，啓以為中尉。文襄請貞貪暴遊道案之。文襄以子為尚書左丞，謂暹遊道曰：「卿一陳元康為其內助，密啓云：子八下肅然，遊道入省，劾太師咸襄遂撲殺子。」貞兗州人為遊道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

游道人酷  
吏乃謚惠  
乎

漢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彧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並  
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  
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襄城王旭上奏局內降人左澤  
意合科其罪彧召臣於都堂大將軍判聽宋遊道發怒曰行  
我醜罵溢口不顧朝章右僕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  
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罪據律處死朝士皆為之懼文  
致身死難方清宮以迎篡賊曰此大剛惡人情曰譬之畜犬  
討趣惡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將來無復吠犬詔除名文襄謂  
此言或怒更甚臣既不佞干司徒左長史文襄繫黃門郎温  
嘉勞之彧亦奏臣忝冠百寮遊道收葬之文襄曰卿真重義

此言那得  
不怒

乞解尚書令帝乃下敕聽解是也人代卿怖是不知吾心也  
會霖雨行旅擁河橋遊道故選限外投狀遊道與道習有舊  
聲也固大癡遊道曰何時節付獄吏欲為脫柳遊道不肯曰  
太原來朝見之曰此宋遊道聞而免之天保元年兼太府卿  
別駕神武饗朝士舉觴屬游萬計姦吏反誣之下獄尋出不  
卿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惠遊道性剛直疾惡如讐問獄  
知朝貴中有憎卿者但用心彈糾好察陰私兗州刺史李子  
以崔暹為御史中尉以遊道貞頴建義勲意將含忍遊道疑  
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他貞元康交遊恐其別有請屬文  
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道道生立祠肖像題曰忠清君遊

道一日劾吉寧等五人同死有喜色朝士甚鄙之然篤交遊  
然諾時人語曰遊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貌何  
謂者必無情遊道常會客李構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宜迎  
接通名稱族弟遊山遊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帽也大怒構  
謝之豁然如舊遊道死後構為定州長史遊道第三子士遜  
為博陵王管記與典籤誣構構於禁所祭遊道而訴之士遜  
晝臥夢遊道怒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  
直之士士遜旬日而卒遊道每戒其子曰吾執法大剛數遭  
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子士素黃門侍郎士約尚  
書左丞

畢義雲衆敬曾孫也爲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文襄作相以爲稱職令普勾僞官義雲以車輻考掠所獲甚多大起怨謗司州吏訟其減截并改換文書文襄以義雲奉公取怨竝無所問拘吏斬之因此銳情訊鞫威名日盛文宣受禪除治書侍御史彈射不避勲親遷御史中丞繩劾更切頻被怨訟與高元海淡相依附孝昭大漸顧命武成高歸彥至鄴武成猶疑惑元海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宮參審遂與元海等勸進除兗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卽本州也軒昂得意遂望銓衡逆許引接言離別非久州先有饒吹按部行遊兩部竝用除七兵尚書閨門穢雜與左丞宋遊道因事忿競遊道

辱之云雄狐之詩千載爲汝義雲不能答酷暴殘忍非人理所及居家尤甚子姓僕隸瘡痍徧體孽子善昭性至凶頑與義雲侍婢姦通擄掠無數首著籠頭繫之庭樹食以芻秣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害得遺刀於庭善昭所佩也善昭聞難奔哭家人以佩刀示之善昭怖便走出投平恩聖舍武成命舍人蘭子暢推之義雲新納少室盧氏有色貌子暢疑盧氏姦人所爲將加拷掠盧氏具列之乃收捕善昭繫臨漳獄將斬之邢邵言此乃大逆義雲貴臣不可宣揚乃斬之於獄棄尸漳水

外戚

胡長仁安定人武成皇后之兄也歷位尚書令武成崩預參  
朝政封隴東郡王左丞酈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  
託長仁每上省孝裕必方駕而來省務既繁簿案堆積令史  
諮都坐者日有百數孝裕每屏人私話朝退亦相隨仁惠元  
亮又往公事停斷時人號爲三佞長仁私遊不密處處追諄  
孝裕勸其求進和士開疾之除孝裕爲章武郡守元亮淮  
南郡守仁惠幽州長史孝裕說長仁曰王陽臥疾士開必來  
因而殺之不過百日失官便代其處士開知其謀徙孝裕爲  
北營州建德郡守長仁每求爲領軍將相文武以主上富於  
春秋母后家不可專政抑而不許出爲齊州刺史辭於昭

列仗引見長仁無所言唯涕泣橫流到任啓求暫歸所司不  
爲奏長仁怨憤謀令李楷墻刺士開其弟長咸告之士開密  
與祖珽議珽引漢文帝殺薄昭爲故事於是敕遣張固馳驛  
詣齊州責長仁謀害宰輔賜死長仁好歌舞飲酒數斗不亂  
自至齊州每進酒後必長嘆歔歔流涕不自勝後後主納長  
仁女爲后長仁子君璧等竝賜爵合門貴盛后廢稍稍退黜  
焉長仁從兄長粲爲黃門侍郎後主踐祚敕長粲與黃門馮  
子琮出入禁中專典敷奏世祖崩與領軍婁定遠錄尚書趙  
彥深和士開高文遙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僕射唐邕同知  
朝政時人號爲八貴後定遠文遙被出唐邕專典外兵連猛

那肱別總武任長粲常在左右宣詔令後主富於春秋庶事皆委長粲長粲盡心毗奉甚得名譽長仁欲入處機要之地執政不許疑長粲之謀大以爲恨言於太后發其陰私出之後主不得已除趙州刺史及辭長粲流涕後主亦憫然至州卒

### 方伎

由吾道榮瑯琊人少爲道士聞晉陽人某明法術往尋之是人爲人家傭力無識之者久乃訪得其人符水禁呪陰陽曆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悉以授道榮歲餘謂道榮云我本恒岳仙人有少罪過爲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

水及至汾河遇水暴長橋壞是人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河流便絕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如此法道榮所不得也道榮隱於瑯琊山辟穀餌松木茯苓修長生之秘善洞視蕭軌敗於江南道榮言之如目見其後從役得歸者勘問敗時形勢與道榮所說符同文宣召往晉陽道榮恒野宿不入逆旅至遼陽山中有猛虎去馬止十餘步從人驚怖將走道榮隨以杖畫地成火坑猛虎遽走道榮至文宣見之甚悅後歸鄉里隋開皇初備禮徵辟授諫議大夫沐陽公從晉王平陳還辭歸卒又有張遠遊文宣令與諸術士合九

春在軍中  
何必贊三

轉金丹及成帝置之玉匣云我貪世間作樂不能即上天待臨死時取服臨死時何不服之忘耶抑不驗也

王春安邑人少精易占明陰陽風角神武引為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將士皆懼神武將退軍春叩馬曰比至未時必當大捷春縛其子為質云不勝請斬之俄而賊大敗後征討恆令占卜其言多中位東徐州刺史安夷公卒

信都芳河間人每精心研究或墜坑坎常語人云算之玄妙精微我每沉思不聞雷霆之聲為魏安豐王延明所知延明家有群書欲抄集古今樂事為樂書又聚渾天欵噐地動銅

烏漏刻候風諸巧事圖畫為噐準令芳撰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復撰史宗仍注之又注重差勾股合數十卷後隱於樂平之東山太守慕容保樂聞而召之保樂弟紹宗薦之神武為館客授田曹參軍紹宗給以騾馬不肯乘騎夜遣侍婢試之芳忿呼毆擊狷介自守無求於物丞相倉曹祖珽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絕來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留意十數日報珽云吾得之矣然須河內葭葦灰後得灰用其術應節便飛餘灰不動也非時所重竟不行此法遂絕嘗曰渾天覆觀以靈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為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私撰曆書名曰靈憲曆算月有頻大頻小食必

以朔證據甚明，每云何承天亦爲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

宋景業，廣宗人，明陰陽緯候之學。魏末任北平守，顯祖作相，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渤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高德政，徐之才，竝勸顯祖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都城，諸大臣回諫，將還，賀拔仁云：景業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顯祖曰：景業未當爲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并，顯祖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爲君，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御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

亦未必

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其位顯祖大悅。天保初，授散騎侍郎。許遵，高陽人，明易筮，其驗若神。神武引爲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橫死，任情疎誕，多所犯忤。神武常容惜之，苦陰之役，謂李業興曰：賊水陣，我爲火陣，水勝火，我必敗。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爲記室，岳封王，以告遵。遵曰：蜜蜂亦作王，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必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遵好與生人相隨，不欲與死人同路。岳未至而喪，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算來，吾筮此狂夫，何時當死。於是布算滿牀，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文宣



以十月崩，遵以九月死。子暉欲學術數，遵曰：汝聰明不及我，不勞多學。唯授以婦人產法。豫言男女及產日，無不中。武成時，以此數獲賞焉。芒山之戰，齊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時有綦母懷文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為黃。神武遂改為赭黃。所謂河陽幡者，也有蠕蠕客善算術，在晉陽館庭中，一棗樹，令其布算。客云：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數之。唯少一子，客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滎陽麴紹亦善占，侯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下二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亦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煙先起。

煙色青，故知青牛先起，果如紹言。

吳遵世，渤海人，遊京洛，以卜筮知名。文襄引為墨曹參軍，從遊東山，有雲起，恐兩廢射戲，使筮遇剝。李業興云：坤上艮下，艮為山，山出雲，故知有雨。遵世云：坤為地，土制水，故知無雨。須臾雲散，皇建中，武成以丞相在鄴下居守，自致猜疑，甚懷憂懼，謀起兵，令筮之。遵世云：不須起動，自有大慶。俄而遺詔徵武成及卽位，除中書舍人，固辭。和士開封王，妻元氏無子，以側室長孫為妃，令遵世筮之。遵世云：元氏無子，長孫為妃，士開喜於妙中，起叫而舞，後預尉遲迴亂死焉。筮何不趙輔和臨漳人，以明易善筮，為神武館客。神武崩於晉陽，葬

有日矣。文襄令文宣擇地，得一所，命筮之。遇革，咸云不吉。輔和少年在衆人之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文宣遂用此地，卽義平陵也。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善相人。文宣以帛祿其眼，使歷摸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曰：「亦貴，而各私指之。」至二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玉嘗爲高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爲反？」玉曰：「公有反骨。」孝昭賜趙郡王十死，不問。王喜曰：「皇甫玉相臣，云當惡死，今復何慮？」帝聞玉爲諸王相，心不悅。玉謂其妻曰：「殺

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洪慶，妻洪慶以啓。帝怒，敕召玉。玉每照鏡，自言當兵死。及被召，謂妻曰：「我今去，不回。若得過午時當活。」及至，遂斬之。時正日中，文襄時有吳士雙盲，妙於聲。文襄試之，聞劉桃枝聲，曰：「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爲人所使。聞太原公聲，曰：「當爲人主。」聞文襄聲，不動。崔暹私指之，乃謬言亦國主也。文襄曰：「我家奴猶極貴，况吾身也。」御史賈子儒亦能相人。崔暹將子儒私視文襄，子儒曰：「人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眇速，非帝王相也。張子信，河內人，善易卜風角。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鵠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鳴於庭樹，闕而墜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有風從西來，歷此樹，拂堂角，主不善事。今夜有人喚，當以疾辭，雖救亦不可。往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召永洛，且云：救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不堪動，果詰朝而難作。

馬嗣明，河內人，少明醫術，爲人診候。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子大寶患傷寒，嗣明爲之診脈，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治，自差，然脈候不出，一年當死。未暮而卒。楊令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作練石法，以粗黃色石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淳醋中，石自成屑，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持篋和醋。

以塗腫上，無不愈。除通直散騎常侍。

恩倖

和士開，臨漳人，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士開幼而聰慧，武成封長廣王，辟士開行參軍。武成好握槊，士開善此戲，又能彈胡琵琶，加以傾巧便僻，大見親寵。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相愛重如此。文宣不欲令王與小人相親善，徙之長城。王請之，救追還。武成卽位，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高元海、黃門郎高乾和、御史中丞畢義雲，俱疾，士開將出之。士開奏元海等交結朋黨，欲擅威福，乾和被疎斥，義雲反納貨於士開，除兗州刺史，廣陵

太守敬長瑜多所受納，刺史陸駿將劾之，以貨事士開。士開書屏風，詐爲長瑜所獻。武成大悅，駿表至，遂不問焉。天統元年，加士開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真定伯。遭母憂，帝悲惋，遣武衛將軍侯莒芬詣宅，晝夜扶持，節哀止哭。又遣侍中韓寶業齋手敕慰諭云：「朕之與卿，本同心腹，今懷抱痛割，與卿無異。當深思至理，以自開慰，成服後遣韓寶業以犢車迎士開入內，帝親握手，下泣曉諭，然後遣還。駕幸晉陽，給假聽過七日，續發，并弟四人，竝起復本官。」四年，遷尚書右僕射。帝患氣疾，飲酒輒大發動，士開每諫不從。後屬帝氣疾發，又欲飲酒，士開汨下，歔歔不能言。帝曰：「此是卿不言之諫，因不飲酒。」武

成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與士開相離。或累月不歸，或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卽追未至之間，連騎催喚，前後賞賜，不可勝計。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說帝云：「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縱橫行之，快活卽是一日。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苦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東宮，帝三四日乃一坐朝，書數字而已，畧無一言。須臾罷入，帝寢疾於乾壽殿，士開入侍醫藥。帝謂士開有伊霍之才，殷勤屬以後事，臨崩握其手曰：「勿負我也。」絕於士開之手。後主以武成顧託，深委任之，又得幸於胡太后，彌見親

太后亦來

無術所以取禍

密趙郡王叡與婁定遠元文遙謀出土開引任城馮翊二王及段韶安吐根共謀屬太后觴朝臣於前殿叡面陳士開專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賄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以死陳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道今日欲欺孤寡那但飲酒勿多言叡詞色愈厲安吐根繼進曰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別日論之王等且散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勃無所不至明日叡等復於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之太后不聽段韶使胡長粲傳太后令曰梓宮在殯事太忽速欲王等更思量叡等拜謝太后及後主以告士開士開曰先帝羣臣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陰大臣皆有覲覲

今若出臣是剪陛下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遙與臣同任事豈得一去一畱可竝為州且依舊出納待過山陵然後發遣叡等謂臣真出必心喜太后告叡等如其言以士開為兖州刺史文遙為西兖州刺史山陵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二美女一珠簾及諸寶玩詣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別聊獻微誠定遠大喜謂士開曰欲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長作刺史今日遠出願得一辭二宮定遠許之由是得入見士開曰先帝登遐臣媿不能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不為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後

珠簾猶是  
也美人則  
可知

主太后皆泣問計將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  
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  
臣之罪召入殺之復除士開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  
所遺加賂以珍寶武平元年封淮陽王錄尚書事初武成常  
令士開與太后握槊出入臥內遂與太后為亂及是彌自放  
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治  
書御史王子宣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千秋門外不  
聽士開入殿士開雖為領軍性好內多早下縱當直必須還  
宅晚始來門禁宿衛畧不在意及旦士開早參伏連把士開  
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宣便授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遣

軍士防送禁於侍御廳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斬之簿錄其  
家口先是童謠云和士開當入臺士開謂入上臺至是果驗  
帝哀悼不視事數日追憶不已贈士開右丞相太宰司徒錄  
尚書事士開自天統以後威權轉盛朝士不知廉耻者多相  
附會甚者為其假子有一士人謁士開值士開患疾醫云王  
傷寒極重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請為王先嘗之  
一舉便盡士開為之強服遂得汗士開見人將加刑戮多所  
營救既得免即令諷論責其珍寶謂之贖命物雖有全濟皆  
非直道云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父超以謀叛伏法母陸令萱配入掖

內婦人以  
多  
人  
以  
甚  
奇

庭提婆為奴。後主在襁褓中，令萱鞠養之。謂之乾阿孀。呼姊為太后所昵愛。令萱姦巧多機辯，取媚百端。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郡君，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為義子。天統初，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嬉戲醜褻，無所不為。寵任尊隆，不知紀極。遂至錄尚書，封城陽王。令萱佞媚穆昭儀，養之為女。是以提婆改姓穆氏。及穆后立，令萱稱曰太姬。此齊朝皇后母氏之位號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之上。自武平以來，令萱母子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斂無厭。每賜與，動傾府藏。令萱則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之徒，皆重跡屏氣。提婆嘗有鼻太姬於帝前，罵之曰：「奴斷我兒兒，謂帝奴。」

謂提婆也。斛律皇后廢太后，欲以胡昭儀正位。後宮力不能遂，乃卑詞厚禮，以求令萱。令萱以胡氏寵幸，方隆，不得已，白後主立之。然意在穆昭儀。每謂後主曰：「豈有男為皇太子而身為婢妾，以穆氏有子也。」又恐胡后不可以正義離間，乃行厭蠱之術。胡后遂精神恍惚，言笑無恆。後主漸惡之。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別造寶帳，枕席器玩備盡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後主云：「有一聖女出，請大家看之。」及見昭儀，大相媚悅。令萱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皇后。」於是立穆氏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尋黜胡氏，以穆氏為正嫡。引祖珽為相，殺胡長仁。皆令萱所為也。自外殺生與

奪不可盡言。提婆雖庸品，廝濫而性和善，不甚傷物，未嘗毒害世人。耽聲色，極奢侈，晚朝早退，全不以公事關懷。晉州軍敗後，主還鄴，提婆奔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皆棄市，籍沒其家。周武帝以提婆為柱國、宜州刺史，將據宜州起兵，與後主相應，誅死。後主及齊氏諸王，因此見害。齊書高阿那肱，善無人天，寧初除武衛將軍，那肱工騎射，便辟善事人，諂悅和士開，每為之言，彌見親待。後主即位，封淮陽王，除并省尚書令，武成令在東宮侍衛。後主大被寵遇，士開死後，後主謂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武平四年，錄尚書事，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郎中源師嘗諮肱云：龍見當雲，肱驚

喜，問師云：何處龍見？作何物顏色？師云：此是龍星，見須雲，祭非真龍見也。肱云：漢兒強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嘆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矣，其能久乎？齊亡無日矣。遷司徒、右丞相，周師逼平陽，時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馳奏，從旦至午，驛馬三至，那肱云：大家正作樂，何急奏聞？向暮使至，云平陽已陷，賊方至，乃奏知，明早即欲引軍，淑妃請更合圍，所以彌致遲緩。及赴晉州，命那肱率前軍先進，後主至平陽城下，謂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那肱曰：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病傷及繞城火頭，三分除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皇帝時？不如勿戰，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帝



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縣軍遠來我何  
爲守塹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漸進使內參讓那肱曰爾  
富貴惜性命耶後主與穆提婆觀戰東偏頗有退者提婆怖  
曰大家去大家去帝與淑妃奔高梁開府奚長樂諫曰半進  
半退戰之常事今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舍此安之御馬一  
動人情驚亂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曰軍尋收回  
甚整頓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  
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難信帝遂北馳軍士雷相告  
那肱私遣人招引西軍後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云  
此人妄語事遂寢還至晉陽那肱腹心人馬子平告那肱謀

以那肱該萬

反又以為妄斬之帝狼狽還鄴侍衛逃散唯那肱及關寺數  
十騎從行後主走度河令那肱以數千人投濟州關覘候周  
軍那肱每奏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馬未須南行及周軍  
至關那肱遂降時人皆云那肱表款周武必生致齊主故不  
報兵至使後主被擒那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隆州刺  
史大冢末在蜀從王謙起兵誅死初天保中文宣自晉陽還  
鄴愚僧禿師於路中大叫呼文宣姓名云阿那瓌終破你國  
時蠕蠕主阿那瓌在塞北強盛帝忌之所以每歲討擊後高  
阿那肱遂亡齊云雖名肱世人皆稱爲瓌斯固亡秦者胡蓋  
縣定於窮冥也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後主居東宮年尚幼武成簡都督三十人送令侍衛鳳在其數後主數喚共戲及即位除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祖珽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云強弓長稍容相推謝軍國謀筭何由得爭鳳云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後主將誅斛律光鳳固執不從祖珽因讒之後主數日不與語後乃復舊封昌黎王領軍大將軍子寶行尚公主賜甲第一區公主生男滿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每旦早參先喚入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急速者皆附奏軍國要密無不經手東西巡幸遊戲射獵皆在御傍每賜與動至千萬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損國害政日

滋月甚壽陽陷沒報至鳳與穆提婆握槩不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帝使於黎陽臨河築戍曰急時且守此鳳作龜茲曲云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為鳳帶刀走馬未曾安行瞋目張拳勢欲啖人二子寶行寶信弟萬歲竝開府儀同寶信復尚公主駕幸其宅親戚咸蒙官賞鳳母鮮于氏段孝言從姨也奏遣孝言監造晉陽宮陳德信馳驛檢行見孝言役官夫匠自營宅及為鳳穆提婆造第德信以聞及幸晉陽鳳以官馬與他人乘騎上因此發怒與提婆竝除名亦不露其罪命毀其宅公主離婚後主晉陽走還詔復官爵從走度河到青州為周軍所獲鳳忌嫉人士朝夕譏私唯相諂諂者

何漢何不  
殺却

季紹等死皆鳳所為也意色嚴厲未嘗與人相接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叱詈云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却若見武職雖廝養末品亦容下之仕隋為隴州刺史卒後主左右有開府薛榮宗自云能使鬼及周軍之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經古冢榮宗問舍人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云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吉莫靴捶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是時羣妄多類此類帶人未信不許

史緯目錄

卷一百五十二周書一本紀

文帝

孝閔帝

明帝

武帝

宣帝

靜帝

卷一百五十三周書二列傳

皇 武帝皇后阿史那氏 宣帝皇后楊氏

宗室 幽公導廣亮 晉公護

太祖高祖諸王 齊王憲貴 衛王直

趙王招 代王達

李弼樹

于謹

獨孤信

侯莫陳崇

若干惠

劉亮

王德

卷一百五十四周書三列傳

王羆述

王思政

達奚武震

豆盧寧

宇文貴

王雄謙

賀蘭祥

尉遲迥

馮景

楊寬

柳慶弘帶韋

蘇綽

李遠賢

卷一百五十五周書四列傳

長孫儉

長孫紹遠

斛斯徵

赫連達

韓果

蔡祐

田弘

梁臺

宇文測深孝伯

史寧

陸騰

賀若敦

權景宣

郭賢

王勇

耿豪

高琳

李和

侯植

竇熾

于翼

韋孝寬  
復

申徽

盧柔

趙剛

卷一百五十六周書五列傳

王悅

趙文表

楊欒

裴寬

崔謙

崔猷

裴俠

薛端  
善裕

段永

令狐整

司馬裔

寇儁

韓褒

郭彥

裴文舉

柳蚪

李昶

辛昂

杜杲

尉遲運

王軌

宇文神舉

顏之儀

樂運

王褒

庾信

卷一百五十七周書六列傳

蕭撝

蕭大園

劉璠

柳霞

韓雄

泉企

李遷哲

楊乾運

帝固

儒林盧光

吳深

熊安生

樂遜

孝義柳檜

杜叔毗

張元

陸政

宗懷

藝術姚僧坦 最

強練

周勃汝深

黎景熙

異域蠻

蕭譽

稽胡

獠

蕭瑄

劉瑛

韓雄

李遷哲

李元

蘇賧

吳蠻

許世

蕭世

李金

楊乾運

李元

蘇安生

蕭晉

梁景熙

張縣

史緯卷一百五十二

周書

唐華原令狐德棻撰著

清晉江 陳允錫刪修

世紀

太祖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郡武川人、炎帝神農氏之後也、黃帝既取天下、炎帝子孫、遊居朔野、有葛菟者、雄武多算畧、鮮卑奉以為主、總十二部落、世為大人、其裔孫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普回以為天授、其俗謂天曰宇、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國、并以為氏、普回子莫那、自陰山

史綱 卷之一百五十二  
南徙始居遼西。是曰獻侯。爲魏舅甥之國。九世至侯。豆歸。爲慕容晃所滅。其子陵。仕燕。封立菟公。慕容寶敗。陵率甲騎五百歸魏。道武拜都牧主。賜爵安定侯。徙居武川。陵曾孫肱。任俠有氣幹。正光末。沃野人破六汗拔陵作亂。其僞王衛可孤。徒黨最盛。肱糾合鄉里。斬可孤。後陷於鮮于修禮。爲定州軍所殺。追尊曰德皇帝。太祖德皇少子也。生而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身長八尺。方額廣額。美鬚髯。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龍盤之形。面有紫光。人望而畏之。少有大度。輕財好施。尔朱榮定河北。忌太祖兄弟雄傑。託以他罪。誅太祖兄洛生。太祖以家寃自理。辭旨慷慨。榮感而免之。爲別將。

從賀拔岳討元顥於洛陽。孝莊反正。封寧都子。從岳入關。平万俟醜奴。行原州事。關隴寇亂。太祖撫以恩信。民皆悅服。曰。早遇宇文使君。吾等豈從逆亂。太祖嘗從數騎於野。忽聞簫鼓之音。以問從者。皆莫之聞。心異之。尔朱天光東拒齊神武。留弟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東下。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問計於太祖。太祖曰。今天光在邇。悅未。有二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懼。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進失天光之期。退恐人情變亂。然後以此說悅。事無不遂。岳令太祖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襲長安。令太祖輕騎爲先鋒。顯壽東走。追至華山。擒之。岳爲關西。



大行臺以太祖爲司馬事無大細皆委決焉齊神武旣破爾  
朱氏遂專朝政太祖請往觀之齊神武見太祖曰此小兒眼  
目異常將留之太祖詭陳忠欵苦求復命遂倍道而行齊神  
武果追之不及而返太祖謂岳曰高歡豈人臣也逆謀未發  
者憚公兄弟耳凡欲立大功未有不因地執總英雄而能成  
者也侯莫陳悅本庸材圖之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  
一萬夏州刺史解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靈州刺史曹泥  
恃其僻遠常懷異望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戶口富實未  
奉朝風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懷之以德收其士  
馬以實吾軍西輯氏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

文之舉也岳大悅遂引軍次平涼表太祖爲夏州刺史太祖  
至州伊利亞望風欵附而曹泥貳於齊岳欲討之遣都督趙貴  
至夏州與太祖計事太祖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  
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岳不聽遂與悅討泥果爲悅所害  
悅旣害岳欲并其衆時初喪元帥軍中惶擾寇洛收集將士  
返至原州洛最舊耆爲衆所信咸推洛爲盟主統岳之衆洛  
固辭趙貴言於衆曰今欲復讐雪恥舉非其人則大事難集  
宇文夏州英姿俊謨遠邇歸心今若告喪必來赴難因而奉  
之則大事濟矣諸將稱善命赫連達馳告太祖太祖將赴之  
夏州吏民曰聞悅今在永洛去平涼不遠且已害賀拔公圖

之實難請留以觀其變。太祖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執直據平涼而反趨起。屯兵永洛，吾知其無能為也。遂率帳下輕騎馳赴之。太祖至平涼，將士且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齊神武使義寧太守王基勞太祖，太祖不受，基還言太祖雄傑，請及其未定滅之。神武不以為然。時魏孝武帝欲圖齊神武，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尉勞岳軍，追還洛陽。會諸將已推太祖，太祖表於魏帝，辭以高歡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永洛，首尾受敵，且軍士多是關西人，皆戀鄉邑，不願東下，乞少停緩，因與元毗刑牲盟誓，同獎王室。魏帝詔太祖為大都督，統賀拔岳軍。太祖遂引兵上隴，責悅以殺賀拔岳。

悅遁走。太祖令原州都督宇文導追悅，斬之。太祖入上邽，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豪釐無所取。左右竊一銀甕歸，太祖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衆大悅。太祖令李弼鎮原州，拔也惡耗鎮南秦州，可朱渾元鎮渭州，趙貴行秦州事，徵幽涇、東秦、岐、泗州粟以給軍。齊神武聞秦隴克捷，遣使於太祖，深相倚結。太祖不納。時齊神武已有異志，故魏帝深仗太祖，令太祖稍引軍而東。太祖遣大都督梁禦率步騎五千鎮河渭合口，為圖河東之計。禦遂入雍州。魏帝進太祖侍中，關西大都督、畧陽公，承制封拜。於是以寇洛為荊州刺史，李弼為秦州刺史，張獻為南岐州刺史。魏帝方圖齊神武，遣使徵兵太

祖遣大都督駱超率兵赴洛。進太祖兼尚書僕射。關西大行臺太祖乃傳檄方鎮討歡。謂諸將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意在入洛。吾令寇洛率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王羅率甲士一萬擁華州。歡若西來。王羅足以相拒。如其入洛。寇洛卽襲汾晉。吾便速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躡之執。一舉大定。此爲上策。衆稱善。七月太祖發自高平。前軍至弘農。齊神武逼京邑。魏帝總六軍屯於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椿鎮武牢。太祖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

若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卽遣大都督趙貴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兵赴洛陽。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鎮防不守。帝遂輕騎入關。太祖備儀衛奉迎。謁見東陽驛。免冠泣涕謝罪。奉帝都長安。加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進封郡公。軍國之政咸取決焉。魏帝在洛陽。許以馮翊公主配太祖。未及結婚而帝西遷。至是詔太祖尚之。拜駙馬都尉。八月齊神武陷潼關。侵華陰。太祖率諸軍屯霸上以待之。齊神武留其將薛瑾守關而退。太祖進軍討瑾。斬之。虜其卒七十還長安。進位丞相。十月齊神武推魏清河王亶子善見爲主。徙都於鄴。是爲東魏。十一月遣儀同李虎討曹泥於靈州。泥降。遷

其豪帥於咸陽閏十二月魏孝武帝崩太祖與群公定策尊立魏南陽王寶炬為嗣是為文帝大統元年進太祖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封安定王太祖固讓乃改封安定公東魏遣其將司馬子如寇潼關太祖軍霸上子如回軍自蒲津寇華州刺史王羆擊走之太祖為新制二十四條奏魏帝行之二年秦州刺史万俟普撥率所部叛入東魏三年春正月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度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昂圍洛州太祖出軍廣陽謂諸將曰賊猶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必度是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歡起兵以來泰每為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

太祖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不可太祖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日大來謂吾但自守耳狂於得志有輕我之心擊之必克賊雖造橋不能徑渡比五日中午已取竇泰矣太祖率騎還長安聲言欲保隴右潛出軍至小關竇泰卒聞軍至陣未成太祖縱兵擊之盡俘其衆斬泰高昂聞之焚輜重走神武亦撤橋而退太祖還長安七月徵兵會咸陽八月太祖率李弼獨孤信等十二將東伐至潼關遣于謹徇地至槃豆降之攻弘農虜其將高干及刺史李徽伯戰士八千人宜陽郃郡皆降先是河南豪傑多聚兵應東魏至是各率所部來歸齊神武懼率衆十萬趨蒲

坂將自后土濟遣其將高昂以三萬人出河南是歲關中饑  
 太祖既平弘農因館穀五十餘日聞齊神武將渡乃引軍入  
 關神武逼華州刺史王熙嚴守乃涉洛軍於許原太祖據渭  
 南徵諸州兵未至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山度河遠來至  
 此此天亡之時也吾欲擊之諸將以眾寡不敵請待歡更西  
 以觀其勢太祖曰歡若至咸陽人情騷擾今及其新至可擊  
 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人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  
 夾渭而西十月至沙苑距齊軍六十餘里神武聞太祖至引  
 軍來會候騎告齊軍且至太祖召諸將謀之李弼曰彼眾我  
 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

渭曲背水為陣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令將士皆偃戈  
 葭蘆中聞鼓聲而起日晡齊神武至望太祖軍少競馳而進  
 不為行列萃於左軍兵將交太祖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軍  
 與之合戰李弼率鐵騎橫擊之斷其軍為二大破之斬六千  
 餘級降者二萬餘人齊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克獲前後  
 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士二萬餘皆縱歸收其輜重兵甲獻俘  
 長安所徵諸州兵始至乃於戰所准當時兵人種樹一株栽  
 柳七千根以旌武功進太祖柱國大將軍太祖遣馮翊王元  
 季海為行臺與開府獨孤信率步騎二萬向洛陽洛州刺史  
 李顯趨荊州賀拔勝渡河圍蒲坂鎮將高子信開門納勝軍

東魏將薛崇禮棄城走追獲之太祖進軍蒲坂畧定汾絳獨孤信入洛陽穎川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迅舉城降梁陳以西降者相屬遣都督韋孝寬取豫州東魏將是云寶殺其東揚州刺史郝椿以州降四年三月太祖入朝禮畢還華州七月東魏將侯景圍獨孤信於洛陽齊神武繼之帝奉魏帝至穀城斬其將莫多婁貸文悉虜其衆送弘農進軍瀍東景夜解圍去及旦太祖率輕騎追至河上景北據河橋南屬邙山爲陣與我軍合戰太祖馬中流矢驚逸軍中擾亂都督李穆下馬援太祖軍復振於是大捷斬高昂李猛等虜其甲士一萬五千赴河死者萬數是日置陣旣大首尾懸遠從旦至

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峰居左戰失利不知魏帝及太祖所在皆棄其卒而歸開府李虎念賢爲後軍遇信等退卽與俱還太祖乃班師洛陽失守弘農守將棄城西走降卒在弘農者因閉門拒守進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大軍之東伐也關中留兵少東魏降卒謀爲亂公卿輔魏太子出奔渭北關中大震百姓相剽劫降人趙青雀據長安子城雍州人于伏德據咸陽與太守慕容思慶拒還師長安大城民拒青雀每日拒戰魏帝止閔鄉遣太祖討之長安父老見太祖至且悲且喜曰不意今日復得見公華州刺史宇文導率軍襲咸陽斬思慶擒伏德南度渭與

太祖會攻青雀破之關中乃定魏帝還長安太祖復屯華州  
十二月是云寶襲洛陽東魏將王元軌棄城走自襄廣以西  
城鎮復內屬五年大閱於華陰七年太祖奏行十二條制恐  
百官不勉於職事下令申明之九年二月東魏北豫州刺史  
高慎降太祖帥師迎之三月齊神武至河北太祖還軍灑上  
以引之齊神武度河據邙山爲陣不進者數日太祖留輜重  
於灑曲軍士銜枚夜登邙山擊之齊神武單騎爲賀拔勝所  
逐僅而獲免太祖率右軍若干惠等大破齊軍悉虜其步卒  
趙貴等五將軍居左戰不利齊軍復合太祖夜引還入關屯  
渭上齊神武進至陝開府達奚武等禦之乃退太祖以邙山

之戰諸將失律上表請自貶魏帝不許於是廣募關隴豪右  
以增軍旅十月大閱於櫟陽還屯華州十年魏帝以太祖所  
上二十四條及十二條新制命尚書蘇綽損益之爲五卷班  
於天下搜簡賢才以爲牧守令長百姓便之十二年七月太  
祖大會諸軍於咸陽九月齊神武圍玉壁大都督韋孝寬拒  
守神武攻圍六旬不能下其士卒死傷者多會齊神武有疾  
燒營而退十三年正月齊神武薨其子澄嗣是爲文襄與其  
大行臺侯景有隙景舉河南六州來附文襄遣其將韓軌圍  
景於潁川太祖遣開府李弼率軍援之軌遁走七月侯景謀  
附梁太祖知之悉追還前後所配將士景懼遂叛十四年春

魏帝封太祖長子毓爲寧都公五月進太祖太師太祖奉魏太子巡撫西境自新平出安定登隴刻石紀事遂至原州歷北長城大狩東趣五原至蒲川聞魏帝不豫乃還及至帝疾愈於是還華州東魏遣其將高岳等率衆十餘萬圍王思政於潁川十五年春太祖遣大將軍趙貴率軍援思政高岳起堰引洧水灌城潁川以北皆爲陂澤救兵不得至六月潁川陷梁竟陵郡守孫暉降梁司州刺史柳仲禮攻之暉復降仲禮太祖大怒遣開府楊忠討之克隨郡進圍安陸盜殺齊文襄其弟洋嗣事十六年正月楊仲禮來援安陸楊忠逆擊於滌頭大破之擒仲禮其長史馬岫以城降魏帝封太祖第二

子震爲武邑公五月齊文宣廢其主元善見而自立七月太祖率諸軍東伐拜章武公導爲大將軍總督留守諸軍事屯涇北以鎮關中九月軍出長安時連雨自秋及冬諸軍馬再失多死遂於弘農北造橋濟河自蒲坂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皆入於齊十七年三月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太祖以冢宰總百揆梁邵陵王蕭綸侵安陸大將軍楊忠討擒之十月太祖遣大將軍王雄出子午伐上津魏興大將軍達奚武出散關伐南鄭魏廢帝元年春王雄平上津魏興以其地置東梁州四月達奚武圍南鄭涼州刺史蕭循降侯景克建業自立歲餘梁湘東王繹討景擒之遣舍人魏彥來



告仍嗣位於江陵。是爲元帝三年正月。魏帝詔太祖都督中外諸軍事。三月。太祖遣大將軍尉遲迥率衆伐梁。武陵王蕭紀於蜀。四月。太祖勒銳騎三萬西踰隴。度金城河。至姑臧。吐谷渾震懼。遣使獻方物。七月。太祖至自姑臧。八月。尉遲迥克成都。劍南平。十一月。誅尚書元烈。三年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以第六品爲九命。第九品爲一命。改流外品爲九秩。亦以九爲上。改置州郡縣。凡改州四十六。置州。改郡一百六。改縣二百三十。自元烈誅。魏帝有怨言。太祖與公卿議廢帝立齊王廓。是爲恭帝。魏恭帝元年夏四月。魏帝大饗羣臣。魏史柳虬執簡書於朝曰。廢帝文帝之嗣。子年七歲。

文帝託於公曰。是子也。才由於公。不才亦由於公。公宜勉之。公既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爲皇后。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帝付屬之意。此咎非公而誰。太祖令太常盧辯作詰諭公卿曰。維文皇帝以襁褓之嗣。託於子。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子罔能革變厥心。庸暨乎廢墜我文皇帝之志。嗚呼。茲咎予其焉避。惟予之顏。豈惟今厚將恐來世。以予爲口實。詔封太祖子邕爲輔城公。憲爲安城公。梁元遣使請據舊圖以定疆界。連結於齊。言辭悖慢。太祖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十月。遣柱國于謹等步騎五萬討之。十一月。師濟於漢。中山公護與楊忠率銳騎先屯其

城下據江津以備其逸謹至江陵列營圍守進剋其城擒梁元殺之虜其百官及士民以歸沒爲奴婢者十餘萬免者二百餘家立蕭詧爲梁主居江陵爲魏附庸梁將王僧辯陳霸先於丹陽立梁元子方智爲主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以諸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國後次者爲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太祖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命蘇綽盧辯依周禮改創三年正月初行周禮建六官以太祖爲太師大冢宰四月太祖北巡狩魏帝封太祖子直爲秦郡公招爲正平公九月太祖有疾還至雲陽命中山公護受遺輔嗣于冬十月乙亥殂於雲陽宮還長安發喪詩

年五十二葬於成陵諡曰文公孝閔帝受禪追尊爲文王武成元年追尊爲文皇帝太祖知人善任從諫如流崇尚儒術明達政事恩信被物咸思用命所獲囚俘以充戰士得其死力諸將出征授以方畧無不制勝性朴素不尚虛飾恒以反風俗復古始爲心云

孝閔皇帝諱覺太祖第三子也魏恭帝三年命爲安定公世子十月太祖崩嗣位太師大冢宰十二月魏帝封帝爲周公庚子禪位於帝使大宗伯趙貴持節奉冊書民部中大夫濟北公元迪致皇帝璽綬固辭公卿百辟勸進太史陳祥瑞乃從之魏帝遜於大司馬府元年春正月辛丑卽天王位柴燎

時無年號  
但稱元年

告天朝百官於路門追尊皇考文公為文王皇妣為文后大  
 赦天下封魏帝為宋公宋公旋殂應書是日槐里獻赤雀四百官奏云帝王  
 之興罔弗更正朔明受之於天華民視聽也惟我文王誕玄  
 氣之祥有黑水之讖服色宜尚焉制曰可以李弼為太師趙  
 貴為太傅獨孤信為太保中山公護為大司馬壬寅祠圓丘  
 詔曰予本自神農其於二丘宜作厥主始祖獻侯啓土遼海  
 配南北郊文考德符五運受天明命祀於明堂以配上帝遂  
 祠方丘祭太社祠太廟除市門稅會百官於乾安殿班賞有  
 差詔分命使者巡察風俗求民得失禮餼高年恤于鰥寡立  
 皇后元氏太傅趙貴謀反伏誅太保獨孤信賜死浙州飢詔

周文終身  
 魏孝閔  
 十六受禪  
 事由於護  
 既見禪代  
 之易不能  
 得養時膺  
 祿非其人  
 血其敗也

租輸未畢者免之其窮餒者加振給省六府士員三分減一  
 死罪以下各降一等詔二十四軍舉賢良其不稱任者所舉  
 官司治罪帝性剛果見晉公護專政深忌之司會李植軍司  
 馬孫恆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請誅護帝許之引宮伯張  
 光洛同謀光洛以白護護出植為梁州刺史恆為潼州刺史  
 鳳等不自安奏帝召羣公入因誅護光洛又白之時小司馬  
 尉遲綱總統宿衛兵護令綱入殿中詐呼鳳等論事執送護  
 第誅之綱罷散禁兵帝無左右令宮人持兵自守護遣大司  
 馬賀蘭祥逼帝遜位幽於舊邸以弒崩時年十六植恆等亦  
 遇害及武帝誅護詔太師迴於南郊上諡曰孝閔皇帝陵曰

靜陵、世宗明皇帝諱毓、太祖庶長子也。大統十四年封寧都公。孝閔踐祚，進柱國、岐州刺史。及孝閔廢，晉公護遣使迎帝於岐州。九月至京師，止於舊邸。甲子，羣臣上表勸進，備法駕奉迎。即天王位，大赦天下。十月，陽平公李遠賜死，梁相陳霸先廢。其主蕭方智而自立。十二月，詔曰：善人之後，猶累世獲宥。況魏氏以德讓代，終豈容不加隱卹。元氏子女沒入為官口者，悉宜放免。二年正月，以大冢宰晉公護為太師，立王后獨孤氏。三月，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降。四月，以太師晉公護為雍州牧。五月，遣使分行州郡，理囚徒，察風俗，恤孤寡，掩骼埋

齒。七月，順陽獻<sub>是</sub>鳥羣，臣上表稱慶。大赦。九月，封少師元羅為韓國公，以紹魏後。幸同州，過故宅，賦詩曰：玉燭調秋氣，金輿歷舊宮。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霜潭漬晚菊，寒井落疎桐。舉盃延故老，今聞歌大風。冬十月，還宮。十二月，太廟成。以琅琊公賀拔勝等十三人配享太祖廟庭。大赦。武成元年正月，太師晉公護上表歸政。帝始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焉。初，改都督諸州軍事為總管。五月，詔有司造周曆，聽訟於正武殿。詔曰：比屢有紀，發官司赦前事。此雖意在疾惡，但先王制肆眚之道，令天下自新。若又推問自新，何由哉。如此之徒，有司勿為推究。惟庫廩倉廩與海內共之。漢帝有云：朕為

天下守財耳、若有侵盜公家財畜錢粟者、自周有天下以來、雖經赦宥、但免其罪、催徵如法、賀蘭祥攻拔洮陽洪和二城、吐谷渾遁走、六月大雨霖、詔公卿士庶上封事、讜言極諫、無有所諱、其遭水者、有司條列以聞、改天王稱皇帝、追尊文王爲帝、大赦、改元十月、齊文宣帝殂、二年夏四月、帝因食遇毒、口授遺詔曰、朕子幼少、未堪當國、魯國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弘我周家、必此人也、辛丑帝崩、年二十七、葬昭陵、帝寬明仁厚、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學、博覽羣書、善屬文、及卽位、集公卿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摺採衆書、自羲農以來、訖于魏末、序爲世譜、凡五百卷、所著文

章十卷

高祖武皇帝諱邕、太祖第四子也、生有神光照室、幼而孝敬、聰敏有器質、太祖異之、曰、成吾志者此兒也、武成元年爲大司空、封魯國公、領宗師、世宗甚親愛之、叅議大政、深沉有遠識、非顧問終無所言、世宗每嘆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二年四月、世宗崩、遺詔傳位於帝、壬寅卽皇帝位、大赦、十二月、齊常山王高演廢其主、殷而自立、保定元年春正月、以大象宰晉國公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祠圓丘、方丘、太社、太廟、親耕籍田、大射於正武殿、賜百官有差、二月、遣大使巡察天下、朝日於東郊、省輦輦、去百戲、改入丁兵爲十

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六月遣治御正殷不害使於陳七月旱  
降死罪以下囚更鑄錢文曰布泉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十  
一月陳遣使來聘齊孝昭帝殂弟長廣王湛代立二年春正  
月於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溉灌送陳主弟頊還  
江南三年正月太保侯莫陳崇賜死二月初頒新律詔自今  
舉大事行大政非軍機急速皆依月令以順天心宕昌國獻  
猛虎二詔放之南山四月幸太學以太傅于謹爲三老問道  
焉禁天下報讐犯者以殺人論詔百官及民庶上封事極言  
得失五月甲子朔避正寢不受朝旱也甲戌雨八月改作路  
寢九月自原州登隴山詔柱國楊忠率騎一萬與突厥伐齊

太保達奚武率騎三萬出平陽以應楊忠四年正月楊忠破  
齊長城至晉陽而還三月初令百官執笏九月皇伯母閻氏  
至自齊大赦十月詔晉國公護率軍伐齊帝於太廟庭授以  
斧鉞護總大軍出潼關大將軍權景宣出豫州少師楊惲出  
枳關帝幸沙苑勞師十一月蜀國公尉遲迥率師圍洛陽權  
景宣攻齊豫州刺史王士良降齊師渡河至洛陽諸軍驚散  
尉遲迥引還庸國公王雄力戰死之楊惲於枳關戰沒權景  
宣棄豫州而還宕昌羌王彌定引吐谷渾寇石門戊詔大將  
軍田弘討滅之以其地爲宕州五年春正月甲申朔廢朝以  
庸國公王雄死王事故也二月詔陳國公純許國公貴如突

厥逆女，四月，齊武成禪位於其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帝。詔公私奴婢年七十者，所在官司贖為庶人。天和元年正月，路寢成，令羣臣賦詩。京邑耆老預會焉。頒賜有差，大赦。改元二月，詔三公以下各舉所知。庚午日闕，光遂微。日裏鳥見。四月，陳文帝殂。子伯宗立。五月，帝御正武殿，集羣臣親講禮記。吐谷渾龍涸。王莫昌率戶內附，以其地為扶州。詔曰：甲子乙卯，禮云不樂，甚弘表昆吾之志，杜篋有揚禪之文。自世衰亂，禮儀紊毀，此道茫然已墜於地，宜依是日省事停樂。庶知為君之難，為臣不易。貽之後昆。殷鑒斯在。秋七月，築武功、郿、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諸城，置軍人。詔諸胄子入學，不勞釋奠。學成乃

行釋奠之祭。八月，詔諸有三年之喪，或負土成墳，或寢苦骨立，可稱揚者，官司隨事上言，加弔勉，以厲薄俗。十月初，造山雲、儻，以備六代之樂。十一月，行幸武功，等城。二年三月初，立郊丘壇壝制度。四年，省東南諸州。六月，尊所生叱奴氏為皇太后。閏月，陳湘州刺史華皎降，遣襄州總管衛國公直、大將軍元定率兵援之。因南伐。秋七月，梁州鳳凰集於楓樹，羣鳥列侍，以萬數。立露門學，置生七十二人。九月，衛國公直與陳將淳于量戰於沌口，失利。元定以步騎數千先渡，沒於江南。三年三月，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大赦天下。會百寮及四方賓客於路寢，賜衣馬錢帛有差。齊人來聘，請和親。詔軍司

馬陸逞報聘帝御大德殿集百寮及沙門道士等親講禮記  
十月上講武於城南觀者數十里諸蕃使咸在焉陳安成王  
頊廢其主伯宗而自立十二月齊武成帝殂四年春正月辛  
卯朔廢朝以齊武成殂故也遣河陽公李綸會葬於齊二月  
帝御大德殿集百寮道士沙門講論釋老義五月帝制象經  
成集百寮講說六月築原州及涇州東城八月盜殺孔城防  
主以其地入齊九月遣齊國公憲率衆於宜陽築崇德等城  
五年三月令宿衛官住關外者將家累入京不樂者解宿衛  
夏四月遣大使巡行天下十二月大將軍鄭恪率師平越雋  
置西寧州齊將斛律光寇邊於汾北築城自華谷至於龍門

六年春正月詔齊國公憲率師禦斛律光三月齊國公憲自  
龍門渡河斛律光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四月陳國  
公純率師取齊宜陽等九城五月齊將段孝先陷汾州九月  
省掖庭四夷樂後宮羅綺工人五百餘人建德元年春正月  
帝幸立都觀親御法座講說公卿道俗論難事畢還宮降死  
罪及流罪一等其五歲刑以下並宥之三月誅大冢宰晉國  
公護護子譚國公會柱國侯伏等大赦改元罷中外府以尉  
遲迴爲太師竇熾爲太傅李穆爲太保詔曰民亦勞止則星  
動於天作事不時則石言於國故知爲政欲靜靜在寧民爲  
治欲安安在息役頃興造無度徵發不已加以頻歲師旅農



畝廢業去秋災蝗年穀不登自今正調以外無妄徵發夏四月詔公卿以下各舉所知遣代公達使於齊詔百官軍民上封事極言得失斷四方非常貢獻追尊畧陽公爲孝閔皇帝立魯國公贇爲皇太子大赦天下五月大旱帝集百官於庭詔之曰亢陽不雨豈朕德薄刑賞乖中歟將公卿大臣或非其人歟宜盡直言無得有隱公卿各引咎自責其夜澍雨七月陳遣使來聘十月詔江陵所獲俘虜充官口者悉免爲民遣小匠師楊勰使於陳十一月上講武行幸羗橋集京城以東諸軍都督以上頒賜餼差十二月行幸斜谷集京城以西諸軍都督以上頒賜有差帝御正武殿親錄囚徒幸道會苑

以上善殿壯麗命焚之不必二年二月詔皇太子贇撫巡西土皇太子於岐州獲二白鹿以獻詔曰在德不在瑞六月皇孫衍生文武官晉加一階大選諸軍將帥帝御路寢集諸軍將勛以戎事自春末不雨至於七月帝集百寮於大德殿責躬罪已問以治政得失戊子雨九月詔曰政在節財禮唯寧儉頃者婚嫁競爲奢靡牢羞之費罄竭資財有司宜加宣勒使遵禮制納皇太子妃楊氏十月六代樂成帝御崇信殿集百官以觀之十一月帝講武集諸軍都督以上五十人於道會苑大射十二月集羣臣及沙門道士帝陞高座辨三教先後以儒教爲先道教爲次釋教爲後聽訟於正武殿三年春正月

綱本故事  
之

冊齊國公憲衛國公直趙國公招譙國公儉陳國公純越國公盛代國公達滕國公道並進爵爲王詔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已上爰及鰥寡以時嫁娶務從節儉勿爲財幣稽留丙子初服短衣享二十四軍督將以下試以軍旅之法縱酒盡歡詔以往歲年穀不登民多乏絕令公私道俗凡有貯積粟麥者皆准口聽留以外盡糶二月令六府舉賢良清正之人詔曰民生而靜純懿之性本均感物而遷嗜欲之情斯起雖復殊世異時莫不限以隄防示之禁令朕思振頹綱納之軌式比因犯罪與衆棄之但上失其道有自來矣凌夷之弊反本無由所在羣官有憊過者咸聽首露輕重畢陳未必纖毫無隱加

與斯民蕩滌更始可大赦天下三月皇太后叱奴氏崩帝居倚廬朝夕共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詔皇太子贊總釐庶政夏四月齊遣使弔賻會葬五月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帝祖跣至陵所詔曰齊斬之情經籍彝訓近代沿革遂亾斯禮伏奉遺令旣葬便除攀慕几筵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達於天子古今無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時有未諧不得全制軍國重務庶自聽斷縗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寮以下宜依遺令公卿上表固請俯就權制過葬卽吉帝不許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初置太子諫議員四人文學十人皇弟皇子友員二人學士六人詔故晉國

史綱 卷之一百五十三  
公護及諸子，金復先封，改葬加諡，斷佛道三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金令還民，禁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六月，集諸軍將，教以戰陣之法，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與布泉錢並行。秋七月，行幸雲陽宮，衛王直在京師舉兵反，欲突入肅章門，司武尉遲運等拒守，直敗，率百餘騎遁走。車駕至自雲陽宮，八月，擒直於荊州，免為庶人。冬十月，詔蒲州民遭飢乏絕者，令向郿城以西及荊州管內就食，行幸蒲州，曲赦大辟以下。四年春正月，詔曰：今陽和布氣，品物資始，敬授民時，義兼敦勸，詩不云乎：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刺史守令宜親勸農事，非急要，金停至秋，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所在量加

賑卹，逋租懸調，兵役殘功，金宜蠲免。四月，詔上書者，金為表皇太子以下稱啟。七月，帝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曰：往以政出權宰，無所措懷，自親覽萬機，便圖東討，惡衣菲食，繕甲治兵，數年以來，戰備稍足，而偽主昏虐，恣行無道，伐暴除亂，斯實其時，羣臣稱善，乃下詔，暴高氏過惡，以陳王純為前一軍，滎陽公司馬消難為前二軍，鄭國公達奚震為前三軍，越王盛為後一軍，周昌公侯莫陳瓊為後二軍，趙王招為後三軍，齊王憲率眾二萬，趣黎陽，隋國公楊堅舟師三萬，自渭入河，梁國公侯莫陳芮率眾一萬，守太行道，申國公李穆率眾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帥眾二萬，出陳汝，上親率六軍。

史紀 卷之一百五十二  
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伐樹踐苗稼犯者以軍法從事上親率諸軍攻河陰大城拔之進攻子城未克上有疾九月辛酉夜班師水軍焚舟而退齊王憲李穆等所在克捷降拔三十餘城皆棄而不守以王藥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以城降齊戊寅至自東伐冬十月詔州郡舉賢良五年春正月詔分遣大使周省四方廢布泉錢令鑄錢爲首者絞從者遠配二月遣皇太子贊討吐谷渾文宣皇后服再期戊申祥四月清河公宇文神舉攻拔齊陸渾等五城五月利州總管紀王康有罪賜死八月皇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侯城而還九月大醮於正武殿以祈東伐冬十月帝復諭羣臣

伐齊以去歲屬有疹疾不獲尅平逋寇前入賊境備見敵情觀彼行師殆同兒戲但往年出軍河外雖撫其背未扼其喉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窟穴諸將多不願行帝曰幾者事之微不可失也若有間沮當以軍法裁之帝總戎東伐以越王盛爲右一軍杞國公亮爲右二軍隋國公楊堅爲右三軍譙王儉爲左一軍大將軍竇泰爲左二軍廣化公丘崇爲左三軍齊王憲陳王純爲前軍帝至晉州遣齊王憲率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國公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

明步騎五千守齊子嶺焉氏公尹昇步騎五千守鐘鼓鎮涼  
城公辛詔步騎五千守蒲津關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  
齊汾州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內史王誼監六軍  
攻晉州城帝屯於汾曲齊王憲攻洪洞永安拔之虹見於晉  
州城上首向南尾入紫微宮長十餘丈帝自汾曲赴城下親  
督戰城中惶窘齊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齊晉州刺史崔景  
嵩守北城夜遣使送款上開府王軌率眾應之登城鼓噪齊  
眾潰遂克晉州擒其城主海昌王尉相貴俘甲士八千人以  
梁士彥爲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以鎮之遣諸軍徇齊城鎮  
並相次降十一月齊主自并州率眾來援帝以其兵新集且

避之詔諸軍班師遣齊王憲爲後拒齊主圍晉州齊王憲屯  
涑水爲晉州聲援帝至自東伐獻俘於太廟放齊降人還帝  
復發京師十二月次晉州帝帥諸軍八萬人置陣東西二十  
餘里帝乘馬從數人巡陣處分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勞之  
將士各思自厲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將何之  
初齊攻晉州恐西師卒至於城南守塹齊主於塹北列陣申  
後齊人填塹南引帝大喜勒諸軍擊之齊人便退齊主與其  
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齊眾大潰軍資甲仗數百里間委棄  
山積帝率諸軍追齊主諸將固請還師帝曰縱敵患生卿等  
若疑朕當獨往諸將乃不敢言齊主遣其丞相高阿那肱守

高壁帝麾軍直進那肱望風退散師次介休齊將韓建業降  
大軍次并州齊主留其從兄安德王延宗守并州自將輕騎  
走鄴詔諭齊王公以下示以勝敗事勢順逆禍福自是齊之  
將帥降者相繼高延宗僭位軍次并州延宗擁兵四萬出城  
拒戰帝率諸軍合戰齊人退帝乘勢逐北率千餘騎入東門  
子城諸軍繞城置陣至夜延宗率其眾排陣而前城中軍却  
人相蹂踐帝爲延宗所敗千餘騎死傷畧盡齊人欲閉門門  
下積尸扉不得閤帝從數騎冒險僅得出至明率諸軍更戰  
大破之擒延宗并州平出齊宮中金銀寶器珠翠麗服及宮  
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帝率六軍趣鄴以陳王純爲并州總官

六年春正月齊主傳位於其太子恆自號太上皇帝至鄴  
王於城外掘斷豎柵帝率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  
破之遂平鄴齊主先送其母并妻子於青州及城陷率數十  
騎走青州遣大將軍尉遲勤率二千騎追之獲其齊昌王莫  
多婁敬顯帝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從并走鄴携妾棄母是  
不孝外爲僞主戮力內實通啟於朕是不忠送欵之後猶持  
兩端是不信如此用心不死何待遂斬之甲午帝入鄴城齊  
任城王湝在冀州齊主至河遣其侍中斛律孝卿送傳國璽  
禪位於湝孝卿未至被執詔去年大赦班宣未及之處皆從  
赦例以越王盛爲相州總管詔自出師至於平鄴身殞戰場

者其子即授父官尉遲勤擒齊主及其太子恆於青州詔曰  
偽齊之末姦佞擅權濫罰淫刑動挂羅網偽右丞相斛律光  
偽侍中崔季舒等或功高獲罪或直言見誅朕兵以義動翦  
除凶暴表閭封墓事切下車宜追贈諡并加宥措其見存子  
孫各隨蔭敘錄家口田宅沒官者并還之詔偽齊東山南園  
及三臺並毀撤瓦木諸物盡賜下民山園之田各還本主二  
月論定功勳置酒於齊太極殿會軍士以上班賜有差齊主  
至帝降自阼階以賓主之禮相見高潛在冀州擁兵未下遣  
齊王憲與隋公楊堅率軍討平之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  
義走入突厥諸行臺州鎮悉降關東平合州五十五郡一百

六十二縣三百八十五戶三百三十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  
二千萬六千六百八十六乃於河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  
並置總管府相并二總管各置六府官詔河南諸州之民被  
掠為奴婢者不問官私並放免之其住在淮南者亦聽還願  
住淮北者隨便安置癯殘孤老不能自存者所在存濟三月  
詔山東諸州各舉賢士夏四月帝至自東伐列齊主於前其  
王公等並從車與旗幟及器物以次陳其後大駕布六軍備  
凱樂獻俘於太廟京師觀者皆稱萬歲封齊主為溫國公太  
會羣臣及諸蕃客於路寢祠太廟詔分遣使人巡方撫慰觀  
風省俗大醮於正武殿以報功也詔曰往者冢臣專任制度

敵國既平  
首尚節儉  
豈非賢主

有違正殿別寢事窮壯麗非直雕牆峻宇浚戒前玉而締構  
弘敞有踰清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兼東夏初平民未見德  
率先海內宜自朕躬始其露寢會義崇信舍仁雲和思齊諸  
殿農隙之時悉可毀撤瓦木之物並賜貧民詔曰京師宮殿  
已從撤毀并鄴二所華侈過度誠復作之非我豈容因而弗  
革諸堂殿並宜除蕩薨宇雜物分賜窮民六月御正武殿錄  
囚徒帝東巡詔曰同姓百世婚姻不通周道然也而娶妻買  
妾有納母氏之族雖曰異宗猶爲混雜自今以後不得娶母  
同姓以爲妻妾其已定未成者亦令改聘七月詔山東諸州  
舉有才望者赴行在所論治政得失八月定權衡度量頒於

天下其不依新式者悉停之詔曰以刑止刑世輕世重罪不  
及嗣皆有定科雜役之徒獨異常憲一從罪配百世不免罰  
既無窮刑何以措凡諸雜戶悉放爲民配雜之科囚之永削  
鄭州獻九尾狐命焚之九月詔東土諸州儒生明一經以上  
並舉送州郡以禮發遣十月改葬德皇帝於冀州帝服總哭  
於太極殿百官素服哭是月誅溫國公高緯十一月陳將吳  
明徹侵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出戰不利退守徐州遣郟國  
公王軌率師討之詔自平江陵之日良人沒爲奴婢者並免  
爲民伍若無所歸者聽舊主人留爲部曲及客女詔曰正位  
於中有聖通典質文相革損益不同五帝則四星之象三千

刑之則  
有罪誅  
河也



此九女也

制六宮之數，劉曹已降，等列彌繁，選擇遍於生民，命秩方於庶職，椒房丹地，衆女如雲，本由嗜欲之情，非關風化之義。朕運當澆季，思復古始，弘贊後庭，事從約簡，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自茲以外，悉宜減省。初行刑書要制，十二月，東壽陽土人反，率衆五千襲并州城，刺史東平公神舉破平之行，幸并州，移并州軍人四萬戶於關中，廢并州宮及六府。是月，北營州刺史高寶寧據州反，宣政元年春正月，吐谷渾僞趙王他婁屯降，行幸鄴，行幸懷州，詔於懷州置宮。三月，於蒲州置宮，廢同州及長春二宮。突厥遣使獻方物，初服常冠，以皂紗爲之，加簪而不施纓，導其制，方今之折角巾也。王執

破陳師於呂梁，擒其將吳明徹，俘斬三萬餘人。夏四月，令遭父母喪者聽終制，突厥寇幽州，殺掠吏民。五月，帝總戎北伐，遣原公姬願、東平公神舉等率軍五道俱入，發關中公私驢馬悉從軍，帝不豫，止於雲陽宮，詔停諸軍事。六月，丁酉，帝疾甚，還京，其夜崩於乘輿，時年三十六。遺詔曰：人肖形天地，稟質五常，修短之期，莫非命也。朕君臨宇縣，十有九年，未能使百姓安樂，刑措罔用，所以昧旦求衣，分宵忘寢。昔魏宰將季海內分崩，太祖扶危翼傾，肇開王業，燕趙榛蕪，久竊名號，朕上述先志，下順民心，遂與王公將帥共平東夏，雖復妖氛蕩滌，而民勞未康，每一念此，如臨冰谷，將欲包舉六合，混同文

史綱 卷之一百五十二  
軌今邁疾大漸氣力衰微有志不申以此歎息天下事重萬  
機不易王公以下爰及庶寮宜輔導太子副朕遺意雖瞑目  
九泉無所復恨朕平生居處每存菲薄非直以訓子孫亦乃  
本心所好喪事費用須使儉而合禮墓而不墳自古通典隨  
吉卽葬葬卽公除四方庶士各三日哭妃嬪以下無子者悉  
放還家葬孝陵帝沉毅有智謀以晉公護專權常自晦迹人  
莫測其深淺誅護之後始親萬機克已勵精勞謙接下用法  
嚴整羣臣畏服性明果善斷大事立懷制行欲踰越古人身  
衣布袍寢布被諸宮殿華綺者撤毀之上階數尺不施櫺棋  
雕文刻鏤錦繡纂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以

內未康銳情教習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人所不堪  
伐齊時見軍士跣行者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執盃勸酒  
手付賜物征伐之處躬在行陣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疆  
破齊之後遂欲平突厥定江南使天下一統此其志也  
宣皇帝諱贇高祖長子也建德元年四月高祖親告廟冠於  
阼階立爲皇太子詔皇太子巡撫西土文宣皇后崩高祖諒  
闇詔太子總朝政五旬而罷高祖每巡幸四方太子常留監  
國五年二月詔皇太子巡西土因討吐谷渾宣政元年六月  
高祖崩戊戌皇太子卽位尊皇后爲皇太后誅上柱國齊王  
憲立妃楊氏爲皇后以隋公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尊所生

李氏爲帝太后大成元年春正月立魯王衍爲皇太子行幸洛陽二月發山東諸州兵起洛陽宮常役四萬人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殺徐州總管鄒國公王軌停南討諸軍以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嫁突厥辛巳詔傳位於皇太子衍大赦改元大象帝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有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爲節內史御正皆置上大夫皇帝衍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衛等官皆准天臺尊皇太后爲天元皇太后詔曰洛陽舊都今旣修復凡是元遷之戶並聽還洛州此外欲往者亦任其意河陽幽相亳青徐各總管受東京六府處分三月至自東巡大陳軍伍帝親擐甲胄入

自青門皇帝衍備法駕從入百官迎於青門外時驟雨儀衛失容四月立妃朱氏爲天元帝后遣使簡視京兆及諸州士民之女充選後宮六月發山東諸州民修長城秋七月納大後丞司馬消難女爲正陽宮皇后靜帝后尊天元帝太后李氏爲天皇太后改天元帝后朱氏爲天皇后立妃元氏爲天右皇后妃陳氏爲天左皇后初高祖作刑書要制用法嚴重及帝卽位以海內初平恐物情未附乃除之至是爲刑經聖制其法深刻大醮於正武殿告天而行焉九月以韋孝寬爲元帥率總管杞國公亮邲國公梁士彥伐陳十月帝幸道會苑大醮以高祖武皇帝配復佛像及天尊像帝與二像俱南面而坐

十一月鑄永通萬國錢以三當千。韋孝寬拔壽陽，杞國公亮拔黃城，梁士彥拔廣陵。江北盡平。十二月，以災異屢見，帝御路寢，見百官，遂舍仗衛，往天興宮。百官上表勸復寢膳，乃還宮。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妓樂，縱胡人乞寒，用水澆沃爲戲。樂行，幸洛陽，帝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衛數百人，並乘驛以從。令四后方駕齊驅，或有先後，便加譴責。人馬頓仆，相屬於道。二年正月，帝受朝於道會苑，詔江左諸州新附民，給復二十年。稅入市者，人一錢。二月，改制詔爲天制，勅爲天勅。有黑龍興赤龍鬪於汴水，黑龍死。三月，詔封孔子爲鄒國公，立後承襲於京師，置廟。以時

祭享杞國公亮舉兵反，元帥韋孝寬殺之。行幸同州，增候正前驅式道爲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於赤岸，數十里間，幡旗相蔽，鼓樂俱作。令虎賁持級，馬上稱警蹕。以至於同州，詔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衣，以雜色爲緣，名曰品色衣。與公服開服之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立天左大皇后陳氏爲天中大皇后，立妃尉遲氏爲天左大皇后。四月，幸中山祈雨，至咸陽宮，雨降，還宮。令京城士女於衢巷作音樂迎候。五月，帝不豫，詔隋國公楊堅入侍疾，徵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己酉，大漸，御正下大夫劉昉與御內史上大夫鄭譯矯制，以隋國公堅受遺輔政。是日，帝崩。年二十二，葬

定陵帝在東宮高祖慮其不堪承嗣過之甚嚴朝見進止與  
諸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不得休息性嗜酒高祖禁醪醴不許  
至東宮帝每有過輒加捶朴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  
餘兒豈不堪立耶遣東宮官屬錄帝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帝  
憚高祖威嚴矯情修飾以是過惡不聞嗣位之初遂逞其欲  
大行在殯卽閱先帝宮人逼爲淫亂踰年便恣聲樂採擇天  
下子女以充後宮好自矜夸飾非拒諫禪位之後彌復驕奢  
耽酬於後宮或旬日不出公卿近臣請事者附奄官奏之所  
居宮殿帷帳皆飾以金玉珠寶光華炫耀極麗窮奢營洛陽  
宮雖未及成規摹壯麗踰於漢魏國典朝儀率情變改後宮

位號莫能詳錄每對臣下自稱爲天以五色土塗所御天德  
殿於後宮與皇后等列坐用宗廟禮器尊彝珪瓚之屬以飲  
食焉令羣臣朝天臺者皆致齋三日清身一日車旗章服倍  
於前王之數旣自比上帝不欲令人同己冠通天冠加金附  
蟬帶綬玉公侍臣綬及金蟬金令去之不許人有高大之稱  
姓高者改爲姜高祖改爲長祖官名凡稱上及大者改爲長  
天宇亦改之令天下車皆以渾成木爲輪禁天下婦人不得  
施粉黛惟宮人得乘輻車加粉黛焉西陽公溫帝之從兄  
其妻尉遲氏有容色因入朝帝飲之以酒逼而淫之溫反伏  
誅卽追尉遲氏入宮初爲妃尋立爲皇后令京城少年爲婦

史綱 卷之一百五十一  
人服飾入殿歌舞與後宮觀之以爲喜樂每捶人以百二十  
爲度名曰天杖宮人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嬖亦多被杖  
內外恐懼人不自保重足累息以逮於終史臣曰高祖識嗣  
子之非才顧祖宗之至重滯愛同於晉武則哲異於宋宣但  
欲威之以櫛楚期之於懲肅義方之教豈若是乎卒使昏虐  
君臨姦回肆毒迹宣帝之事身沒爲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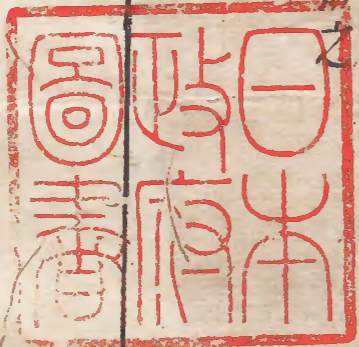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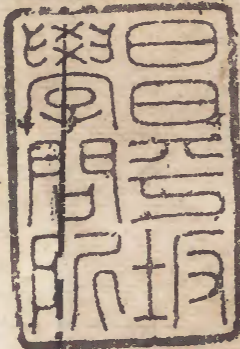
靜帝衍後改爲闡宣帝長子也太象元年正月立爲皇太子  
二月宣帝於鄴宮傳位帝居正陽宮二年夏五月宣帝寢疾  
詔帝入宿於路門學宣帝崩帝入居天臺廢正陽宮大赦天  
下停洛陽宮作上天元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宣帝嫡母天元聖皇太

后李氏爲太帝太后宣帝后天元太皇后楊氏爲皇太后天太皇后  
朱氏爲帝太后其天中太皇后陳氏天右太皇后元氏天左  
太皇后尉遲氏並出俗爲尼以隋國公楊堅爲假黃鉞左大  
丞相帝居諒闇百官總已以聽於丞相罷入市稅錢六月復  
行佛道二教相州總管尉遲迥舉兵不受代詔發關中兵以  
韋孝寬爲軍元帥率軍討之上柱國畢王賢以謀執政被誅  
七月突厥送齊范陽王高紹義庚寅申州刺史李慧榮州刺  
史邵國公宇文胄舉兵遣清河公楊素討之青州總管尉遲  
勤舉兵以隋公楊堅爲都督內外諸軍事鄖州總管司馬消  
難舉兵以王誼爲元帥率軍討之趙王招越王盛以謀執政

被誅八月益州總管王謙舉兵不受代以梁睿為元帥率軍討之韋孝寬破尉遲迴於鄴城迴自殺相州平移相州於安陽其鄴城及邑居皆毀之司馬消難以魯山甌山二鎮入陳遣宋安公元景山率眾追擊邳州平楊素破宇文胄於滎州斬之九月廢皇后司馬氏為庶人以楊堅為大丞相十月陳王純以怨執政被誅大丞相楊堅加冢宰梁睿破王謙於劍南斬之益州平十二月詔諸改姓悉復舊大丞相楊堅進爵為王代王達滕王迪以謀執政被誅以長寧公楊勇為大司馬大定元年春二月帝遜位於隋居於別宮隋氏奉帝為介國公開皇元年五月壬申崩時年九歲隋志也謚曰靜

帝葬恭陵史臣曰靜帝越自幼冲紹茲衰緒宰衡挾曹馬之詐宗藩無齊代之疆本因戚屬遂遷鼎祚雖復岷峨投袂翻成陵奪之威漳滏勤王無救宗周之殞嗚呼以太祖之克隆景業未踰二紀不祀忽諸斯蓋宣帝之餘殃非孺子之罪戾也

周書世紀甚簡明也此齊魏為勝之



緝卷之一百五十二終

嘉祐三西

皇清

御製

少壯齊腰為報

錄業未飽三縣不派必精湛蓋宣帝之繪與非盡于之罪矣  
州刻奪之叔章益謹王無殊宗風之興則判以太師之哀劉  
特宗恭無齊升之靈本固風飄發豎鼎林蠶封地地其時  
帝轉恭刻史丑日晴帝風自以中除茲其辭宰禮淵傳訓之



